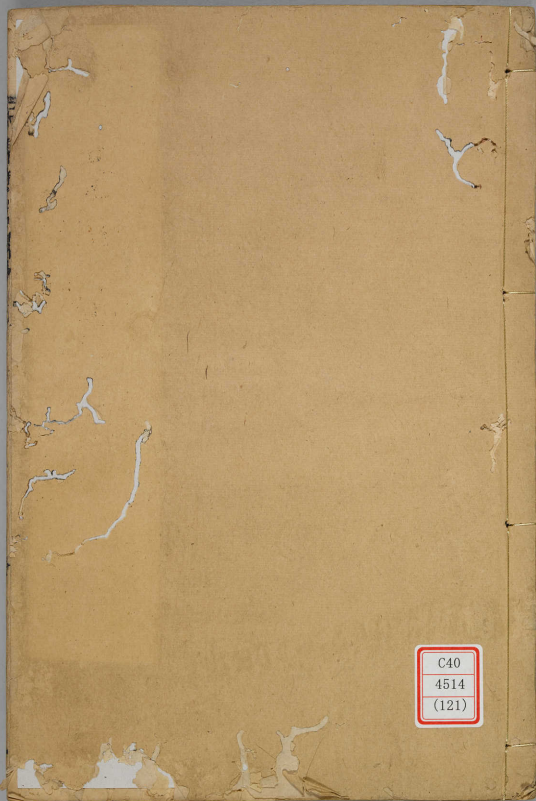




C40
4514
(121)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詩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天樂鳴空集序

吾觀舉世學佛信佛者不可勝計而究莫知何法是
佛佛在何所若謂釋迦是佛已從雙樹入滅若謂彌
陀是佛乃隔十萬剎土與我何預焉惟於現前所有
一切境界愛憎苦樂名利榮辱人我毀讚等相果見
纖塵不露毫髮不存方為肉身菩薩方為大乘根器
方可為人天師範說法利生非獨口裏談空寔能身
在空中以至牆壁瓦礫無不談空恒沙界外悉在身
中此譬如來本意迦葉真宗兩十方賢聖合掌矣山

陰鮑性泉居士賈於吾郡之春波里沉酣教乘者有
天樂鳴空集爲予祖同鄉陶州守石梁訂正性泉歸
化以授道友錢永明俾商流傳永明老轉以授王文
學止菴笥藏有年丁亥秋止菴晤予於吳巨手師在
齋見示此書歎爲希有予受而讀之中有述予祖及
同年王郡守季常論金剛經大意語攜歸以呈先子
先子謂性泉蓋久向大法而尤得力於華嚴合論因
舉陶祭酒石簣東袁吏部中郎云有居士鮑姓者日
暗誦楞嚴數部善談宗鏡行解俱佳亦時來共語卽

其人也遂助繕楷本資先郎中冥福方謀梨棗抱病
未果已丑歲止菴館予雙谿草堂適吳太史默真來
顧見此書而喜輒同予助梓若干葉餘尚有待壬辰
冬素華大師來吾里予偕止菴往謁止菴出以是正
師爲擊節稱善稍加刪潤促以梓行乃因緣未至笥
藏如故丙申冬止菴病且革楞嚴巨方法師問疾榻
前止菴手是書泣曰此先大師之手澤存焉師其爲
我成就宏通俾有以見性泉永明於常寂光中巨師
慨然許諾或謂像季之衰有漏福因易種而傳持慧

命無上功德之不可多得巨師不顧也多方思所以傳之陸別駕槐眉沈孝廉櫟友張觀察菊存曹方伯秋岳汪進士滌公捐資倡導感動真如無塵上人暨諸緇白克竣厥工一日持示予曰惟君夙稔顛末盡以數言爲序予思凡藉舌根說法則所化有幾今巨師皈依營泉爲江右白法大師之英孫衆學靈峰爲古吳素華大師之幹子在常人分中大事已明則躬行實踐令光明遠大輝映古今將致見影聞名悉皆獲益此不勞心力而熾然常說矣何復藉此書以鐸

世雖然當大法衰替之日委身拚命竭力告人宣傳慧命正歲寒松栢中流砥柱方爲菩薩行也今之號爲學佛者未嘗以生死大事爲念明心見性爲急不工文詞則精書畫不思與佛祖馳驅而欲與工巧技藝度畧長短是必使蘇李班馬諸人爲法王鍾王荆關諸人爲閭老然後此輩或得便宜而金色頭陀之侶反爲失計亦顛倒甚矣是書出耳聞目擊更無餘法戒慎恐懼到處盡提此事譬如蓬生麻中不得不直將見大家齊唱聖凡同體獅子窟中無異獸栴檀

天樂鳴空集
林畔悉成香其功豈不大哉予何人也敢言佛法因
先郎中玄期公爲雲棲大師入室弟子先大夫寓公
公復樂與雪嶠石雨破山林野諸耆宿往還早幸聞
有宗教年來恒從外父譚司成埽菴翁親近諸方知
識而入識田中最心折白法老人時叅請如實語邇
更得覲覺浪石奇兩和尚謬許根器不甚閭劣且嘗
奉教于靈峰不敢懈怠深喜巨師此舉匡救宗教不
獨重其無諾責已也卽如離教無宗離宗無教二語
便可一生受用宗教兩得不爲名相所膠如謂教在

宗外便是依文解義三世佛冤如謂宗在教外便是
離經一字卽爲魔說巨師亟刻此書爲學人頂門一
針豈無性解相兼之士與之一貫宗教共弘佛法哉
予日望之矣秀水懷寓主人高佑鉅念祖父識於新
豐鎮之竹林草堂



天樂鳴空自序

華嚴有言若有衆生一念信入毘盧法界縱以惡業墮阿鼻獄毘盧放光觸其身分應念命殞卽生兜率化爲天子受無量樂正樂之頃忽有天鼓自空而鳴告諸天子此樂虛妄不久壞滅慎勿貪着當念無常諸天聞已頓悟無生卽證果位蓋毘盧之光熾然常放無間無別而地獄衆生未必盡出其出者乃往昔曾與毘盧有緣一念信入法界者耳是知此光不住毘盧不住於我非我非渠了無處所故得應念脫苦旣離地獄復躋天樂樂久無常哀相現前乃聞天鼓如是激揚卽超十地而此天鼓亦無所從但有

清宗五藏

天樂鳴空印片

音聲了無形質。雖無形質。常自空鳴。是故號之爲無依智印法門。妙矣哉。無依智印也。吾越有山。名曰鷲鼻。古實掌千歲和尚所居。登其巔者。每聞空中樂聲。嘹唳皆謂天帝作樂。故號天樂鄉噫。天樂卽天鼓也。天鼓卽無依智印法門。卽毘盧法界之光。旣入無依智印法門。則天鼓轟轟。天樂鏗鏘。不舍晝夜。遍界全聞。予復擣之。欲警昏蒙。雖形言跡出處。無從以故。假號天鼓。居士面名此集。爲天樂鳴空。萬曆庚戌上元前二日。天鼓居士鮑宗肇自序於無礙閣中。

序目共八葉信官吳太冲助梓

鮑性泉傳畧

性泉諱宗肇。萬曆間山陰縣天樂鄉人。弱冠具殊慧。斥葷酒。熟背楞嚴法華。如湧波瀉水。日每一週。其尊人諱國祺。佚其號母夫人韓氏。俱善信。男女性泉其第三子也。國祺公囑開紙舖於我郡東郭。以折閱。故怒性泉。罰之跪撻。扶之良久。得釋起。則已默背訖。首楞嚴十卷矣。里中錢永明老居士與性泉交契。向余傳述如此。性泉蚤酣毅。乘中年親沒。卽離室家事。叅訪樂從。紫栢大師散水老漢周旋。晚乃皈依雲棲。初蓮池和尚。以性泉不堅誠淨土。有折攝語。見於竹牕隨筆。性泉斷斷徵詰數四。始北面稱弟子。真以

直心爲道場。精於上品上生者也。臨終預知時至。先期囑
子某治齋。徧邀平昔道侶。王季常。戴升之。徐春門。潘素十
餘衆至家。同聲念佛。竟日日西時。忽合掌謝衆曰。永別諸
君。且煩勞矣。不起於坐而化。所著有勝方便。金剛畧解。天
樂鳴空。塗毒鼓聲等書。俱錄本。尚未行世。

天樂鳴空集序

予讀易傳至天地閉。賢人隱。未嘗不掩卷長歎息也。
自金神現夢正法東傳。大善知識乘時利見者不可
悉數。降自宋元。則冒竊名位者多。而得正知見者寡。
故雲棲大師每歎支那國裡。覓一須陀洹人不可得。
予竊謂求果人於衆所知識。則誠不易苟求之於隱
跡。韜光或亦不無恨。未能徧歷寰區。訪之邇來禪門。
僭濫不忍見聞。無論果證絕響。雖路頭端正者亦不
易得。每每中夜痛哭流涕。故獨於袁石公之西方合

論深生隨喜謂之空谷足音客冬偶構李王止菴居士以鮑性泉所著天樂鳴空集見示性泉山陰人鬻楮於構李不過一市賈耳初體紫柏大師師勗以背讀楞嚴法華遂乞名筆書細指方冊鏤板流通嗣復肆志於華嚴合論大乘止觀傳燈宗鏡諸錄併與湛然禪師往還後乃皈依雲棲大師坐脫超登蓮土噫其人可謂甚希有矣是集爲陶石梁居士閱本付於老友錢永明手永明臨化以授止菴時逾十年隨身往還塗將萬里屢謀剞劂於張菊存汪爾陶徐節之

自序

華嚴經云若有衆生曾一念信入毘盧法界者縱以惡業墮阿鼻獄毘盧放光光觸其身應念命殞卽生兜率陀天受無量樂正樂之頃忽有天鼓自空而鳴告曰此樂虛妄不久壞滅慎勿貪着當念無常又諸業報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但從顛倒生以因緣有諸天聞已頓悟諸法無生卽證十地果位蓋毘盧之光熾然常放無間歇無分別而地獄衆生未必盡出其出者乃往昔曾與毘盧有緣一

念信入法界者耳。若無緣種雖有常光。正如生盲。睅
杲日之下。由是觀之。則此光不屬毘盧。當在我也。設
若在我。則地獄之中。何不齊成。解脫是知此光不住
毘盧。不住於我。非我非渠。了無處所。我卽毘盧。毘盧
卽我是。爲不可思議。故得應念脫苦超昇。堯率若謂
此光有住。有着。卽地獄漫漫。何由出哉。旣離地獄。復
眺天樂。樂久生迷。無常忽至。衰相現前。復沉苦海。勢
所必然。乃聞天鼓。如是激揚業體。本空罪性。無主卽
獲無生。頓超十地。而此天鼓亦無所從。但有音聲。了

無形質。雖無形質。常自空鳴。是故號之爲無依智印。
法門妙矣哉。無依智印也。吾越有山名曰鵝鼻。又號
大巖古寶掌。千歲和尚嘗居於此。登其巔者。每聞空
中樂聲。嘹唳皆謂天帝作樂。故其鄉號爲天樂噫。天
樂卽天鼓也。天鼓卽無依智印法門。卽毘盧法界之
光。此光不離日用。現前日用而見此光。由此光而入
無依智印法門。則天鼓轟轟。天樂鏗鏗。不舍晝夜。遍
界全聞。若將耳聽。何異聾盲。予復撾之。欲警昏蒙。雖
形言跡出處。無從若欲覓者。捕影捉風。以故假號天

鼓居士而名此集爲天樂鳴空

音

風以鼓樂鳴天

萬曆庚戌上元前二日首春天鼓居士鮑宗肇自序
於無礙閣中

人與古齊寧不與時尚齊乎此其所以與古共其樂也
志門收矣無無於言何也言者言山言曰讀書人
難建其難難於言言曰言者言山言曰讀書人

高念祖諸道友而緣尚有待予得展開原稿其立論
大約以行解合一爲宗以悟後修行爲正蓋深得合
論之旨兼悟宗鏡之門堪與末世狂禪爲頂門針無
怪乎狂禪惡其害已反謗爲別一路頭耳嗟乎洙泗
不得中行思狂狷乃最惡鄉愿不得見聖人君子思
善人有恒乃最惡亡爲有虛爲盈余卽不得與性泉
周旋而讀其遺書殊深潛德不耀之思昔友今亡之
歎爰標揭其尤粹精者併繫之數語想見性泉之泉
無時無日不活潑當前或者是書兆足以行耶癸巳

素序二

春仲佛日滿益道人智旭書於營泉丈室



天樂鳴空小引

天樂鳴空鮑性泉居士遺書也性泉生山陰天樂鄉賈於
我禾最久孰背法華首楞嚴繼而得悟與雲棲大師往復
問難良苦不肯以蒙錐剗故而少阿私所論著百十條駁
邪崇正歎大褒圓俱闡揚宗教心髓諸方大老如紫柏湛
然並服爲顛撲不破者臨終現夙命通會食趺化此書性
泉手授道友錢永明永明老且死又以托不肖隆俾商流
傳殊筆爲會稽陶石梁先生於甲戌年中看定墨筆則係
隆歷年續看因原文微有累字累句稍乙使其絮斐比於
譯經之有潤色至其議論綱宗無敢銖兩移也性泉自記

天樂鳴空

尚有塗毒鼓聲一書留石梁家看定未還隆曾懇性泉弟
鮑師勳洎朱子蕃往訪其原本錄之數度未得頃聞會稽
巨族槩被兵燹是書或被劫灰收歸天上矣惟此一書余
筭之十四五年如受寄重寶作客維揚放浪南陶先後攜
隨於飢僅干戈道途畏怖中凜凜甚軀命生還抵里捨
已屈匿王觀河之齡善憂多病寧保長久一旦草露風燈
辜負付託其爲罪愆沙劫曷贖哉嘗一爲疏募梓輒尼於
魔擾今殺青不易迴倍曩時意欲先瞻一真稿覓信心可
託者轉存之而繕寫亦自無力每焚香披閱徒有涕泗滂
漉下而已嗟嗟末法同人福慧甚薄然於修齋禮懺等項

儘多難施能施計此書得三十餘金便可成就宏通大助
修行足目乃示之人多不解募之時如有待彌信像季之
衰有漏福因之易種而傳持慧命無上功德之難以世求
也悲乎悲乎此着子不獨性泉原係人人有分但濃王家
財必仗大長者和盤託出遍界人方得領受使用泉流地
上耳稽首大心檀越王當我世定有具正知見使性泉不
湮沒此一段靈光以施財當雨法者謹披淚聊述顛末爲
俟時節因緣戊子春仲東海王起隆識

色空

嘗觀七佛偈每以身心罪福如幻如化如泡如沫悉皆無
實則知佛佛相傳唯傳空法世尊出現前後演唱盡談空
耳故曰破有法王出現世間又曰終歸於空蓋衆生生死
輪轉唯執有也空者非是撥有而空亦非排遣分析而空
乃卽有之空故法界觀曰色卽是空者謂色舉體不異空
全是盡色之空故色盡而空現菩薩看色卽是見空觀空
莫非見色爲一味法未達者乃欲棄有著空永嘉所謂避
溺投火也妄見外法縱然遂將心意捨伏以佛語妄自和
會心生法生心滅法滅等殊不知佛意乃指萬法無體悉

是心耳。如是種種錯解用力除遣。直至有頂入萬大劫功。
力盡日。細念復生。向來妄自謂出三界。破生死。豈知三界
生死。儼在。乃至謗佛法。墮阿鼻。此係不達真空極力修行。
終作魔伴。故從上佛祖痛爲呵斥。夫佛祖正意。色空原非
二致。如金與麗。如水與冰。唯是一法。迷時唯見幻色。不見
真空。如金作器。麗顯金。隱如水爲冰。冰成水。奪悟時。徹底
唯空。本無外色。如見釵釧。渾身是金。如日銷融。全體是水。
則知釵釧與水。但有虛相。虛名。當體唯是水。與金也。真如
隨緣成立萬法。萬法但有虛相。虛名。當體唯是真如。達磨
大師曰。迷則色攝。識悟則識攝。色若能如是。則亦空。亦色。

卽俗卽真。遮照同時。理事無礙。一生可以成辦大事。若昧
斯旨。觸途壅滯。故教中稱爲色陰。陰者覆蓋之義。不達自
心妄現外法根境。既立此心。頓隱生死輪迴。從茲而始。故
曰。照見陰空。度盡苦厄。見陰空者。無明頓破。萬法銷亡。妙
淨明心。廓然披露。是名達空。是名般若。本無三界。可出生
死。可亡。故曰。一念得心。頓超三界。是故見空者。非是真寂。
無知但空而已。乃真心顯現時也。真心何由顯現。正萬法
空盡時也。見空卽是見心。見心卽是見空。非異法也。非異
時也。切勿謂我空則空矣。心則未見也。此係心外見空。非
真空。乃斷空也。又勿謂我心則見矣。法尚未空也。此係法

外見心非真心乃識心也故曰是則龍女頰成佛非則善
星遭陷墜龍女達真空則頰同古佛善星妄撥空而身
陷地獄也常觀梵剎之外先建三門夫三者乃空無相無
作三法謂之三解脱門令其一入此門卽當達此三法今
之入是門者果能達否慎毋口則談空行則着有故曰君
子以空進其德小人以空肆其欲入空門者請諦審焉

信士孫洪基助刻

種種邪空

夢中所見種種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悟追尋何曾是有
故曰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諸佛號覺皇衆
生爲大夢長夜生死流浪無窮世尊出現談空蕩有破執
除疑說十種深喻曰如夢如幻如響如化如影如像如陽
飲如空華如水中月如乾達婆城乃至四十九年三百餘
會種種別說無出於此臨後涅槃應盡還源之際三返告
衆曰徧觀三界六道一切所有根本性離畢竟寂滅本來
無有本不可得則知自始至終更無他法只欲令人了達
卽今日用一切現前境界本來空寂也其未達佛旨見目

前差排不去撥置不開遂妄生穿鑿種種說空或曰萬法是有心體本空或曰現在則有過未則空或曰生起則有獨謝是空或曰我存則有我死則空或曰取着則有不取則空或曰緣生則有緣滅則空指外法從衆緣而有故也或曰萬緣放下一塵不立則空或曰須觀空入定親證聖果則空凡夫現在豈可言空或曰體雖空寂爲無始業報所障直待修行幾劫業報盡日自然成空或曰分拆爲極漸塵乃至隣虛則空更有一種以無言無示無得無失凡有現前一切不拘自有得教外別傳向上一竅者爲真空更有一種認着識神能見能聞能動能轉虛虛寂寂覺覺

靈靈去來無礙無相無形者爲真空如是種種不可勝計總是夢中說夢見有外法硬欲使空強契佛言故耳噫以此見解欲達真空出生死不亦難乎

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遠公於廬山蓮社三觀聖相。夫遠公未嘗往彼。豈彼境務至此乎。彼既不來。我亦不住。而聖境昭著。卽此可以破疑。網徹淵源。絕同異。一去來矣。世尊明示曰。卽今山河大地。根身器界。全是當人第八識。夫八識何以成根身器界。蓋此識名如來藏。無體無性。但隨緣受熏。成諸萬法。是以十界俱係平等真如。但熏習不同。致受報各別。遠公聖相。豈從外來。乃係藏識受熏。前境頓改。不期然而然也。故西方淨土。在彼而恒在此。在此而恒在彼。修雅法師曰。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抑。

天樂鳴空

何苦何異。孽何異。替故知自己。如來藏者。念念熏習性境。化爲勝境界。昧之而執。有外法。念熏習則性境化爲惡境矣。豈離是有淨穢兩土哉。楞嚴以五陰六入地水火風。悉如來藏。循業發現。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故阿難豁然大悟。頓獲法身。法身者。如來藏之別名。以能爲萬法之身也。假如百千人同處。異習乃至同時報謝。淨土者。則不離此處。現彌陀如來觀音勢至金臺寶網蓮華化生。修法界觀者。不離此處。現遮那如來文殊普賢香水大海坐大蓮華。華藏世界重重無盡。修唯識願生兜率者。不離此處。現慈氏如來天親無著無量天子前後圍繞。修十善者。不離此

處。現忉利天主無量天人七寶殊女娛樂。其中其五逆十惡。謗大般若者。不離此處。現餓魔法王牛頭獄卒刀山劍樹粉骨碎身若命未終者。則依舊見此山河國土。不見諸人所現境界。華嚴經云。不離覺樹而升天上。卽此意也。使善惡境界。果係實有。則此處只可容納一境。豈容百千境界。同處諸佛菩薩與牛頭獄卒不相見耶。金臺寶網與刀山劍樹不相礙耶。同時別業同處各報不相混耶。一切境界又豈無有耶。何十法界受用不同。若是推窮究竟。則知原無外法。都是八識心王隨業受熏。以致如光影如幻化。悉無實體。悉由心變。是故重重交徹。光光相映。各各圓滿。各

天樂鳴空

各周遍無雜無壞亦無違礙此係法爾如然非關造作衆生分中各各如是止爲不知妄執致香水海變爲煩惱海法性山化爲塵勞山叢林爲刀林寶樹爲劍樹若能了知都是心王之體性境現量則應念解脫大地黃金長河酥酪矣此係根本之說諸佛共宣第一之詮背此他求徒歷艱辛終無一得故曰知是空華卽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

信官高道素助刻

天樂鳴空集緣起

天樂鳴空集鮑性泉居士遺書也性泉諱宗肇萬曆間山陰縣天樂鄉人父國祺母韓氏俱善信男女性泉弱冠具殊慧斥葷酒熟背楞嚴法華如湧波瀉水日每一週其尊人命開紙舖於我郡東郭怒其折閱罰之跪良久釋起則已默背首楞嚴十卷矣中年親沒卽離室家事叅訪樂從紫栢大師散木老漢周旋晚乃皈依雲棲初蓮池大師以性泉不堅誠淨土有折攝語見于竹窓隨筆性泉徵詰數四始北面稱弟

子真以直心爲道場精於上品上生者也臨終預知時至先期命子治齋邀平昔道侶王季常戴升之徐春門繙素十餘衆至家同聲念佛竟日日西時忽合掌謝衆不起于坐而化所著有勝方便金剛略解塗毒鼓聲天樂鳴空集俱未行世性泉自記塗毒鼓聲尚留會稽陶石梁先生家未還惟此一書爲石梁先生訂正性泉手授道友錢永明永明垂死又以托不肖隆受而卒業其駁邪崇正歎大褒圓俱闡揚宗教心隨宜乎諸方大老竝服爲顛撲不破者也隆竒藏

十四五年如受寄重寶作客維揚放浪兩閩先後攜隨於飢饉干戈道途畏怖中凜凜護甚軀命生還抵里愴已屆匿王觀河之年善憂多病寧保長久一旦草露風燈辜負付託其爲罪慙沙劫曷贖哉嘗爲一疏募梓得友人高念祖攜請尊公澤外工部捐資繕寫方謀殺青以資明水先生冥福而澤外公悲憤久疾俄焉赴召玉樓每焚香披閱徒有涕泗涔涔下而已悲乎悲乎此着子不獨性泉原係人人有分但法王家財必仗大長者和盤托出遍界人方得領受使

天樂變空集
用泉流地上耳計此書得四萬緡便可成就宏通大
助修行足目乃示之人多不解募之時如有待末法
同人福慧淺薄良可悼也稽首大心檀越王當我世
定有具正知見使性泉不湮沒此一段靈光以施財
當雨法者謹述顛末爲俟時節因緣戊子仲春東海
止菴王起隆識

天樂鳴空集卷上

山陰天鼓居士鮑宗肇述

靈峰滿益沙門智旭定

會稽石梁居士陶奭齡

秀水止菴居士王起隆

佛

佛者覺也覺者靈知之心也故曰卽心是佛七佛偈
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又曰知之一
字衆妙之門是知靈妙心孰不具足誰不是佛陽明

子致良知亦由是耳衆生迷此靈知隨逐塵境以故顛倒流浪今之求佛者捨此靈知而向外尋覓是乃以佛覓佛何有了日若見靈知本佛則盡法界不出此知除知之外復有何物是謂單傳直指也永嘉曰勿以知知知勿以知知寂但知而已性自神解不同木石知外無物物外無知此卽真知若知外有毫髮爲所知此卽妄知又爲所知之障矣切須體認此靈知以爲本佛從此相續不休運運騰騰心心念念無一念而非佛故曰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

佛何須苦死要三祇縱有莊嚴福報等事以大悲大願而熏之自然成就如阿難於楞嚴會上聞佛開示了知一切萬法悉是自心故曰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衆是亦頓悟本心方起行願以滿佛果也是故欲入佛門以作佛事者先須達此則釋迦彌勒阿閼彌陀一切諸佛總具此中要妙由是門入夫言善言惡言信信心便破來世當證會其體也蓋此三言清淨菩提路以十信爲始若無信位何爲基本從何起行

歷諸地位乎故曰信爲道原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
根信能必到如來地信能增長佛功德此三世諸佛
成道之始十方賢聖必由之門也夫信者信何物信
自心也自心者何卽今現前不假安排觸目煥然者
是蓋爲無始不覺號爲無明執成人我妄現六塵長
夜遷流無有停已雖曰不覺此心未嘗不顯露雖曰
遷流此心未嘗不清淨於是覺皇示現起大慈悲種
種指示若當下了達則盡法界都是故曰若人識得
心大地無寸土唯見此心不見別法唯信此心不信

別法若信別法則不信自心矣若見別法則不見自
心矣佛卽此心也法卽此心也除此無別佛無別法
故文殊暫起佛見法見被佛貶向二鐵圍山卽此意
也趙州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爲是故也見得諦當
信得真實乃可與慈運悲入鄺垂手自利利他智悲
純熟十地功終圓滿妙覺總不出最初一念信心也
永明曰若入信門便登祖位纔有信處皆可爲人若
不具此信不見自心徒興虛行之何益若信有佛有
法有淨有穢我今修行終必作佛是但增人我取舍

情見愈深執障益厚都向無明馳逐謂之信心得乎

色空

嘗觀七佛偈每以身心罪福如幻如化如泡如沫悉皆無實則知佛佛相傳唯傳空法世尊出現前後演唱盡談空耳故曰破有法王出現世間又曰終歸於空蓋衆生生死輪轉唯執有也空者非是撥有面空亦非排遣分析而空乃卽有之空故法界觀曰色卽是空者謂色舉體不異空全是盡色之空故色盡而空現菩薩看色卽是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爲一味法

未達者乃欲棄有着空永嘉所謂避溺投火也妄見外法縱然遂將心意捺伏以佛語妄自和會心生法生心滅法滅等殊不知佛意乃指萬法無體悉是心耳如是種種錯解用力除遣直至有頂八萬大劫功力盡日細念復生向來妄自謂出三界破生死豈知三界生死儼在乃至謗佛法墮阿鼻此係不達真空極力修行終成外道故從上佛祖痛爲呵斥夫佛祖正意色空原非二致如金與器如水與冰唯是一法迷時唯見幻色不見真空如金作器器顯金隱如水

爲水米成水奪悟時徹底唯空本無外色如見釵釧
渾身是金如日銷融全體是水則知釵釧與水但有
虛相虛名當體唯是水與金也真如隨緣成立萬法
萬法但有虛相虛名當體唯是真如一心也達磨大
師曰迷則色攝識悟則識攝色若能如是則可空可
色卽俗卽真遮照同時理事無礙一生可以成辦大
事若昧斯旨觸途壅滯故教中稱爲色陰陰者覆蓋
之義不達自心妄現外法根境旣立此心頓隱生死
輪迴從茲而始故日照見陰空度盡苦厄見陰空者

無明頓破萬法銷亡妙淨明心廓然披露是名達空
是名般若本無三界可由本無生死可亡故曰一念
得心頓超三界是故見空者非是冥寂無知乃真心
顯現時也真心何由顯現正萬法空盡時也見空卽
是見心見心卽是見空非異法也非異時也若謂空
則空矣心則未見此係心外見空非真空乃斷空也
若謂心則見矣法尚未空此係法外見心非真心乃
識心也故曰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遭陷墜龍
女達真空則頓同古佛善星妄撥空而生身陷地獄

也常觀梵剎之外先建三門夫三者乃空無相無作
三法謂之三解脱門令其一入此門卽當達此三法
今之入是門者果能達否慎毋終日談空行有故曰
君子以空進其德小人以空肆其欲入空門者請諦
審焉

種種邪空

夢中所見種種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悟追尋何曾
是有故曰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諸佛
號覺皇衆生爲大夢長夜生死流浪無窮世尊出現

談空蕩有破執除疑說十種深喻曰如夢如幻如響
如化如影如像如陽燄如空華如水中月如乾達婆
城乃至四十九年種種別說無出於此臨後涅槃應
盡還源之際三返告衆曰徧觀三界六道一切所有
根本性離畢竟寂滅本來無有本不可得則知自始
至終更無他法只欲令人了達卽今日用一切現前
境界本來空寂也其未達佛旨見目前差排不去撥
置不開遂妄生穿鑿種種說空或曰萬法是有心體
本空或曰現在則有過去則空或曰生起則有凋謝

是空或曰我存則有我死則空或曰取着則有不取
則空或曰緣生則有緣滅則空指外法從衆緣而有
故也或曰萬緣放下一塵不立則空或曰須觀空入
定親證聖果則空凡夫現在豈可言空或曰體雖空
寂爲無始業報所障直待修行幾劫業報盡日自然
成空或曰分析爲極微塵乃至隣虛則空更有一種
以無言無示無得無失凡有現前一切不拘自謂得
教外別傳向上一竅者爲真空更有一種認着識神
能見能聞能動能轉虛虛寂寂覺覺靈靈去來無礙

無相無形者爲真空如是種種不可勝計總是夢中
說夢見有外法硬欲使空噫以此見解欲達真空出
生死不亦難乎

執見難除

無始見病難以卒除若開萬法本空不生怖畏便起
疑謗故如來種種告諭楞嚴經中以同別二種妄見
反覆詳辨外法本無一人獨見此名別業如青眼見
燈上重光熱病見目前有鬼若眼清無病何嘗有耶
衆人同見山河國土同得受用此名同分如蜚字飛

流雖此國見他國不見也如來以此二種同別妄見
破盡外法令達本無唯是無始見病所成而凡夫未
嘗少醒猶謂卽今現見何得言無嗟乎若使外法實
有如水一法何故四種所見不同天見琉璃餓鬼見
火人見波流魚見窟宅則確非外法唯是業報所感
如來藏中循業發現耳若果是水餓鬼見時孰輟其
水移猛火於前哉天等例爾故大乘菩薩純見華藏
小乘劣器則見穢土亦如諸天共器同食飯色各異
亦如世間寶藏有福視為金銀外福見爲瓦礫信外

法之本無也法華經曰聞諸法空心大歡喜放無數
光度諸衆生是名大樹大乘菩薩也若聞空法驚疑
怖畏此必小根劣器解脫無日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達公於廬山蓮社三觀聖相夫達公未嘗往彼豈彼
境移至此乎彼既不來我亦不往而聖境昭著卽此
可破疑網徹淵源絕同異一去來矣世尊明示曰卽
今山河大地根身器界全是當人第八識夫八識何
以成根身器界蓋此識名如來藏無體無性但隨緣

受熏成諸萬法是以十界俱卽平等真如但熏習不同致受報各別達公聖相豈從外來乃藏識受熏前境頓改不期然而然也故西方淨土在彼而恒在此在此而恒在彼修雅法師曰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抑何苦何異尊何異瞽故知自己如來藏者念念熏習性境化爲勝境界之而執爲外法念念熏習則性境化爲惡境矣豈離是有淨穢兩土哉楞嚴以陰入處界地水火風悉如來藏循業發現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故阿難

豁然大悟頓獲法身法身者如來藏之異名以能爲萬法之身也假如百千人同處異習乃至同時報謝其修淨土者則不離此處現彌陀如來觀音勢至金臺寶網蓮華化生其修法界觀者則不離此處現遮那如來文殊普賢香水大海坐大蓮華華藏世界重重無盡其修唯識願生兜率者則不離此處現慈氏如來天親無着無量天子前後圍繞其修十善者則不離此處現忉利天主無量天人七寶美女娛樂其中其五逆十惡謗大般若者則不離此處現餓魔法

王牛頭獄卒刀山劒樹粉骨碎身其命未終者則依
舊見此山河國土不見諸人所現境界華嚴經云不
離覺樹而升天上卽此意也設善惡境界果係實有
則此處只可容納一境豈百千人境同一處耶諸佛
菩薩與牛頭獄卒不相見耶金臺寶網與刀山劒樹
不相礙耶同時別業同處各報不相混耶設一切境
界皆無所有者則十法界又何以受用不同若是耶
推窮究竟則知原無外法都是當人入識心王隨業
受熏以致如光如影如幻如化悉無實體悉由心變

是故十方刹土重重交徹光光相映各各圓滿各各
周遍無雜無壞亦無違礙此係法爾如然非關造作
衆生分中各各如是祇爲不知甘受塗炭香水海變
爲煩惱海法性山化爲塵勞山功德林爲刀林菩提
樹爲劒樹若能了知都是心王之體性境現量則應
念解脫大地黃金長河酥酪矣此係根本之說諸佛
共宣第一之詮羣賢共述背此他求徒歷艱辛終無
一得故曰知是空華卽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
非作故無本性無故

天樂鳴空集 卷上
同集善根

華嚴海會無量天神乃至山河林樹地水火風一切諸神脩羅鬼畜外道人仙一切等衆共入毘盧海會其小乘果位緣覺聲聞雖居會中如聾如啞不覺不知反不若鬼神龍畜等得聞大法何也華嚴經曰此諸衆等往昔與毘盧遮那同集善根故得同入所謂同集善根者非必與毘盧佛往昔同一處所同時脩習之謂也乃是毘盧性海法界普光一切衆生平等共有但不知耳當下了知頓證此體卽便與毘盧同

集善根此體無始已來本自具足故稱往昔達此體者頓同海會不達此者縱經塵劫證入果位而似啞如聾不聞大法可見不論內道外道人畜龍仙一切異類當自強耳達則觸處華藏不易凡身便同佛體小乘果位非不同也自生見障故不同耳灌溪和尚曰五陰山中古佛堂毘盧晝夜放圓光個中若了非同異便是華嚴徧十方

周徧含容

十方諸佛與大地含生同一如來藏同一太圓鏡而

諸佛衆生乃大圓鏡中之影像耳其影像不矯各各差別而鏡光未嘗有異是故常同常別常彼常此非一非多非成非壞法爾如是也蓋別者非別有別乃同之別也同者非別有同乃別之同也彼此一多例皆如是故華嚴法界明主伴交參重重攝入若我爲主時則攝彼東方藥師如來乃至過恒河沙不可說不可說一切世界一切如來悉爲我伴乃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悉皆如是我爲能攝彼爲所攝我爲所入彼爲能入若東方世界藥師如來爲主時則我爲

彼伴彼爲能攝我爲所攝彼爲所入我爲能入乃至過彼恒河沙不可說不可說一切世界一切如來爲主時則我亦同時同爲彼伴彼一切爲能攝我爲一切所攝彼爲一切所入我爲一切能入乃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切世界一切如來悉亦如是是故同時緣起同爲主伴彼彼互攝重重重重無盡無盡不屬思議法本如是也故曰十方諸佛在一小衆生身中成道度生而小衆生不覺不知也是故卽今舉一毛頭便是重重無盡何則此一毛頭卽是一切諸佛

法身一切衆生法身佛與衆生各各遍滿我今遍在十方佛刹十方佛刹悉有我身東方滿月世界現有我身若無我身則彼世界不能圓滿不能主伴交參攝此入彼不能重重無盡卽成障礙卽有邊量外有剩法是故彼土定有我身若不爾者不稱佛土乃至西方極樂世界現有我身南方北方四維上下悉有我身悉亦如是若一佛無我身者卽非佛土佛土既爾則一切天堂地獄悉皆遍滿但衆生迷昧不自覺知如鏡有塵其像不現垢除明現忽爾現前法旣如

是則日用中舉足下足無非道場罄歎彈指無非佛事禮一拜則盡法界佛一時禮燒一香則盡法界佛一時熏方爲大人境界方爲普賢萬行故曰恒河國土皎在目前又曰不動本位而身遍十方若不爾者何以會通得受用耶

道理功夫

末世大病都將道理功夫截作兩橛更不知道理者何物功夫者何法妄計道理外別有功夫又于功夫外別立道理道理功夫兩相對敵更添一個能講道

理能做功夫者乃成三法又有一個能說道理的古
佛乃成四法然而日用現前境界不知配在何法還
將作爲道理耶功夫耶道理功夫之外耶若卽是道
理功夫何必又講又做若與道理功夫各異則如何
撥置日用現前境界而別立道理別起功夫耶於此
檢點不出卽講道理者瓶瀉河傾做功夫者壁立萬
仞俱是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耳多見世人滔滔
地能講說者若教渠直下擔荷則拂之曰講道理則
如此做功夫則不如此須得做功夫來合着道理豈

可現前卽是又有一種急急地做功夫者若謚以圓
頓之旨則拂之曰此講道理也吾做真實功夫功夫
從此做去自然合着道理如是種種邪解以致正法
日淪外道日熾殊不知諸佛所指道理卽是衆生日
用現前離却日用現前則佛法道理更在何處若是
古佛的道理古佛已成就了何勞我又講究若是他
人的道理他人與我何預如是東推不去西推不去
必當消歸自己矣若果係自己道理則過去的耶未
來的耶過去已去何必理會未來不來何必預度如

是反覆推窮則知諸佛所說無量深妙道理總不出
卽今現在一念心也卽今一念道理亦在此功夫亦
在此乃至十方三世聖凡依正善惡因果一切千差
萬別都虛在此決不離此別有一切千差萬別也若
果如是則不見有道理可得不見有功夫可得乃至
不見有千差萬別可得此卽方爲真正道理真實功
夫然後好去講道理終日說而無所說然後好去做
功夫終日行而無所行橫冲直撞左之右之無不是
說道理無不是做功夫也

信解相兼

永明曰信不兼解則日夜長無明解不兼信則日夜
長邪見信解相兼乃可克期取辦夫信者真實信得
自心則萬法銷殞法界朗然無量法門徹頭徹尾如
舉網而目正得本而未從此所謂信則解矣解則信
矣若瞞肝能侗彷彿依稀信得個萬法是心實未明
了便乃強作主宰大慧所呵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
界唯心萬法唯識上爲禪者將一切差別教意祖師
機緣一槩混判爲總是這個道理或遇明眼者撥之

則謂強移換人或謂爾不及我不曾到我田地便乃
生起我慢貢高執見無明障起一切解路機智全不
開通此所謂信不兼解長無明也又有不達自心本
來具足執舊法是實有是妄想境界不可起心取着
着卽心外有法佛是聖人我是凡夫一切圓頓之旨
是佛菩薩境界是到家語是現成話我輩只可講究
明白了路頭依他這般做去自然不錯漸入佳境那
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豈可當下便是縱或有之亦
是多生脩來亦古聖示現以此一種見識立定了如

釘椿搖櫓然後將一大藏教翻來覆去皓首窮年
嚴又如何法華又如何天台又如何賢首又如何教
外別傳又如何一生用盡精神滿腔佛法於自己了
無干涉唯信是佛法不信是自法唯見紙墨文字不
見自己真心終日研窮都無着落終日解說都是望
空此所謂解不兼信長邪見也嗟乎佛祖囑後人若
寶鏡照肝膽不墮於此則墮於彼焉得信解相兼之
士與之共進此道哉

根柢不定

衆生根羸平等本無大小故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
依師脩習故有差別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悉皆成佛
又曰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則知衆生根羸無定皆引
導者之故耳今人謂末法無大乘種豈不謬哉若果
無種子則吾當及時爲種縱彼不信受其八識田中
已留種矣他日自然發生若今生蹉過則此輩永無
種子不知何日得種更待何人來種耶若以爲無種
而姑被以小乘則小種益固與大乘轉懸絕矣可不
悲乎故但以大乘開導則一切衆生均得其利未種

者令種已種者令發生已發生者令增長已增長者
令暢茂已暢茂者令成熟證果一法之中有如是廣
大利益大小兼收遠近囊括方爲報佛深恩代佛揚
化大善知識也若執定小乘而弘小法則一切衆生
歷劫畏聞大乘其害非淺或曰佛在時尚開三乘引
導奚況今日曰此不得已非佛本意也權說三乘其
實正爲一乘耳故曰言偏意圓於權說中未嘗不密
示一乘也其上根者卽時頓領中下之輩漸引入之
則知知來無時不以大乘爲誘豈似今人堅執小法

終身弘小非但不誘之向大仍戒勿令慕大而絕之
乎夫牛乳驢乳其色同白牛乳發之則成酥酪驢乳
發之裂爲滓穢今之說小者驢乳也佛之現權者牛
乳也較之自然相遠故如來歎曰若以小乘法濟度
於衆生我則墮慳貪是事爲不可又曰奇哉一切衆
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則
知佛祖出世但欲破其妄想執着使自證得耳豈有
大小可分權實可說也哉

自宗通方可說法

永明大師曰佛祖正宗真唯識性凡有信處皆可爲
人若見未透信未真者豈可胡亂妄說以誤學人我
佛有戒若大乘人而爲說小乘法謂毋以穢食置於
淨器彼自無瘡勿傷之也若小乘人而爲說大乘法
謂毋以大海納於牛跡也若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
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說法人歷
劫當墮阿鼻地獄何以故斷佛種性故以限量心而
測度彼之無限量者故然則一總無說可乎將何以
說方可離過香山居士曾問此意寂音尊者嘗酬之

曰若欲解疑不出方便智三言耳我謂此三言爲妙而尚未盡意何則佛祖之法本無有定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但隨時隨處解執除疑被相顯真令其明達本心而後已初無大小之別頓漸之殊出一言門門皆透施一句路路盡通如摩尼珠處處皆圓如駭雞犀面面悉正卽此一言半句大根者直達源底小根者小得利益該大攝小如三獸渡河淺深在獸河則無異如一雨無私三根普潤豈爲根大者兩大根小者兩小故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不

先自悟而徒恃方便智則此智亦爲識心推度矣今人未悟而出世說法乃曰末法根羸劣弱不堪承受大法嗚呼定人根羸若此竟不畏佛炯戒難矣哉

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

萬法浩然宗一無相無相者真如妙心也永明曰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岩頭曰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寂音曰從上古人能遇緣卽宗隨處作主由是觀之法法是心宗頭頭顯實相離是之外更無奇特玄妙矣其不會者妄自穿鑿此是達磨宗天台宗賢首

宗唯識宗五家宗某宗某宗弄得千零百碎於自己
心宗毫無干涉所謂服藥愈多病患益深故石頭大
師曰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大哉言乎佛祖所設
方便凡有言句無非直指現在心體令人當下了達
故得意者卽亡言會宗者卽合道故下文云觸目不
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其會得
者觸目俱是迷失者如隔山河今世談宗教者對着
冊子用意記持講得天華亂墜瓶瀉壺傾妄生道理
妄立規矩以爲玄妙殊不知俱是意識所緣法塵本

無實體攀望不着把捉不住如猿捉月如鹿逐餒便
自認爲極深極妙道理學人未具眼目視爲真實遂
生渴仰噫可哀也哉古人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
西行却向東端爲此也

看教

雙林示滅旨趣散於文字語言若執文字語言爲道
所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若離文字語言別立奇特
所謂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故藉教而明宗會旨而尋
教方無此過但見旨趣而不見有紙墨文字則言言

洞豁終日研窮如膏助火矣不然尋行數墨牽枝引蔓曰此是道理此是功夫此圓頓此漸次妄謂一大藏教意不過若是此真三世佛寃也獨不思諸佛命脉全具大藏觀聞禮拜皆種深因若止如此何不可思議之有金剛般若謂一日三時分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至窮劫不若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蓋布施者有漏之因四句偈者開佛知見破生死出三界無漏勝果豈依文解說可得乎故欲明自宗須閱古教若閱古教須會自宗或疑祖師何不許人看

教曰正爲如上依文解義者多也衆生有無量病佛祖有無量方悉是對病施方本無是病而乃以藥爲病乎若槩不許看則大藏可焚矣焉用流通付囑耶有一類死用功夫少發境界認爲得意遂輕棄大藏笑爲文字語言此正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波旬之流非佛弟子也故永明曰若親證實悟時卽不見有文字及絲毫發現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宗而可重皆是識心橫生分別耳吾謂諸人若厭離文字語言則目前萬象亦當厭離萬象不生厭離何獨文

字生厭離哉畢竟文字與萬象一耶異耶一則不合
厭離異則萬象之外別有文字耶再請自察日用得
力處還與萬象有礙耶無礙耶卽萬象非萬象耶於
此未大通透不得鄙薄看教

活意

百工技藝之精妙者必得天然活法施爲巧妙變化
無窮不屬思議方能超出群類此巧父不能傳子唯
自證自悟方默默相契所謂無師智自然智也不然
動便有礙用盡心思不得自在縱鞭朴教訓但得死

法耳佛祖垂訓乃至機緣棒喝若得其意則殺活與
奪奮迅激揚凡聖莫知鬼神不測所謂活句也故古
人曰要得他活祖意若不悟此則句句死語縱千佛
出世無量法門到此人分上盡成死法故三藏十二
部孰不可講一千七百則孰不能知然則宗教皆通
佛祖之技窮矣何不解脫何不自在尚欲做功夫從
漸次待後世乎殆未從死中得活意耳故曰服甘露
一也或蚤夭或長生醍醐上味亦能活人亦能殺人
古人謂大死幾翻蓋指處處悟得活意耳錯解者謂

天樂鳴空集 卷上
必如槁木死灰一念不生坐得骨底生腎然後豁然
太悟所謂大死幾翻者可笑也先輩不廢毫力忽然
打發者不可勝數何嘗見其死去復活哉岩頭謂雪
峰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自己胸襟流出方能蓋
天蓋地口傳耳受盡是死語豈能活人乎是故真正
宗師方可爲人者渠盡是活法不存規則故能死人
偷心活人眼目如其不然所謂亂統祇增人生死根
株豈非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乎

藥方說

本草具藥性溫涼甘辛有毒無毒出產諸處治某病
解某毒或一味而兼治或諸味而同治良醫對症應
候不執方不拘病應手而愈其藥不出於本草諸味
但識病源知藥性故神妙不測耳庸醫亦以古方治
人不療病而增他症者藥亦不出本草諸味則執死
方無變通耳如來一大藏教卽本草也衆生流轉六
道卽病人也善知識者良醫也其所說法不離文字
不卽文字能消諸病於未萌起膏肓於必死故稱善
知識也謬稱知識者庸醫也說法亦不離大藏終日

言說非惟不能解粘去縛開豁襟懷反增束縛轉不自在如庸醫殺人或呵之卽忿然曰我豈有謬藥盡按本草方盡出古人是以身終身不肯認錯不知誤殺多少人矣假稱知識終以大藏有明證古宿有定規自誤誤人終身不悟豈不深可痛哉

無時法

凡夫二乘執謂脩行三大阿僧祇劫方成佛道故從上佛祖屢呵斥之而終不悟也臨濟曰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棗栢曰三世無有時妄計三世法了達無時

法一念成正覺又曰自體無時自將見隔云何界外懸指僧祇此見不離定乖永劫回心見謝方始舊居是故當人分中本自無時而自將見隔妄立三世乃以現在之心而希望未來之果此真所謂妄想耳佛祖證入自體無時之法故能以短爲長從長爲短無不由心廻轉隨心自在誠無時可得故能如是若確執有時何能爾也故世尊於法華會上經五十小劫以佛神力令大衆謂如食頃且世尊出世直至今日不過數千年而在法華會上已經五十小劫以此證

之無時可得明矣如王質入山觀仙人奕碁一局未
終斧柯已爛劉阮二人入山採藥遇仙姬數日出山
忽經千載如是等者不可勝計是故不論聖凡不屬
迷悟悉無時日可得故曰大夢千秋覺卽隨滅原夫
時劫之本在於一念從此一念則有剎那積剎那而
爲一時積時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年積年爲劫遂
至無始無量故知時劫之本乃在一念一念之本在
於妄計有外法耳當下達外法本無則一念何有
一念無有則前後際斷頓證自心唯有普光大智而

已此外復何有哉此所謂了達無時法一念成正覺
也若有妄想卽有外法纔有外法則有山河大地日
月星辰則自然昨日今朝明晨後日寒暑往來明暗
代謝而積時劫矣故世尊自謂如實知見三界之相
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
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又曰我觀久遠猶如
今日永明曰不動本位之地而身遍十方不離一念
之中而還經塵劫又曰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
學人不勝當念乃先立外面山河國土此土他方

去儘力脩行今世用功決定來生受用不虛也豈不
謬哉

正法末法

時體本無正末何有衆生情執心境迢然故見歲月
之遷流遂分大法有正末學道者能直下了知時劫
本空而顯無時之體卽此便爲正法若強立時劫執
有古今則但見寒暑往來而不見常光本寂卽此便
爲末法夫世尊在日爲正法也城東老母與佛爲隣
不信不知卽爲末法世尊滅後數千百載無量得道

賢聖卽爲正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卽爲正法
四兇桀紂管蔡少正卯卽爲末法是故正法末法本
無定屬總在我也於他人何預哉有智者直取無上
菩提莫管法之正末若不務此唯名時劫則意識中
先立障法以障無時之體甘自執爲末法中人卻後
加之精進猛利種種辛勤大似釘椿搖櫓窮年擺動
將謂千里萬里殊不知寸步不移徒費功力也

觀餞口

此係平等光明無論聖凡高下得之者只在刹那不

離方寸失之者迷淪永劫如隔山河若辦自肯自信
何須論易論難若無肯信之心任自或難或易嘗觀
餒口將畢衆鬼旣得飽滿若令渠復受鬼身何有法
施之利遂示之安身立命處曰一類孤魂等衆向什
麼處安身立命嘆處處總成華藏界堂堂誰個不毘
盧予每聞之竊笑今之學佛者可以人而不如鬼乎
纔聞直指圓頓如避仇敵其於座上戴毘盧冠着千
佛衣口裏宣傳爲法師者自肯承當否也自旣不肯
承當乃欲教彼孤魂餓鬼承當也耶六根具足廣學

多聞巍巍儀表堂堂丈夫徒具此相曾餓鬼孤魂之
不若者多矣古德曰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
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是故若辦肯心決不相賺
也

繫念

中峰國師設三時繫念之法以薦新亡者令一人登
座追攝亡魂種種開導唯心淨土之旨自性彌陀之
宗令其開悟直生安養已酉秋日適有僧從檀越家
依法行事而歸予問之具道其法若是之精妙直截

予告之曰嗟夫活禪師不如死俗漢矣其僧愕然問
故予曰彼且死矣身在冥途尚欲仗公教以唯心淨
土本性彌陀達此可以卽生安養吾輩四大完全六
根無恙不思取此唯圖飽食橫眠恣情放逸何不及
時了達直待死後而仗他人開導不亦疎迂而遲晚
乎其僧首領而去

不如三惡道

昔人死入地獄將至王所遇地藏菩薩教誦四句偈
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聲所至處俱出地獄夫地獄極重罪也吾輩忝爲
佛子豈不勝渠萬倍乃渠一聞偈聲應念超出吾輩
反云佛法不能受用則佛子不如地獄矣餓鬼聞法
而生天則佛子不如餓鬼矣十千遊魚聞法化爲十
千天子蛤蜊聞法卽命殞爲天王則佛子不如傍生
矣夫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也十法界中最下者也
聞一偈一言盡皆超出吾輩人道世智多聞反不能
直下受益而曰此是佛法吾何敢當所謂靠米囤餓
死是也要之不自信耳著諱信不疑勇往直入有何

阻滯必不自信歸咎謬法罪可逃乎故永嘉曰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都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佛慧命

華嚴經曰此經不付餘衆生手付與大心凡夫若無大心凡夫此經闕爲散失權教菩薩累劫行六度位登十地者不名佛子不付囑此經不如大心凡夫直下頓達根本法界普光大智乃爲真佛子生如來家承紹佛種領佛家業堪付囑此經卽不散失是故道

吾石霜父子有王種臣種內紹外紹夫王種內紹者天然尊貴臣種稱王由功勲而至謂之外紹豈可同日而語方今大法衰相皆由不知王種盡向功勲邊事以至如來圓頓之旨華嚴稱性之宗自然湮沒非不諷誦流通却謂散失也如輪王千子若無真命則七寶散失如國儲不生則大寶散失直饒極品侯王何所取哉王種者大心凡夫也不假功力頓達自心卽如王子初生鍊磨習氣廣大智悲卽如灌頂長成堪紹大寶也欲紹大法繼真乘必先達根本寧作大

心凡夫勿墮權教菩薩方今末法或有自無宿種用力數十年不得了悟乃顛然改悔曰吾固知末世之中央不可得遂甘向小乘大弘權漸後學向風以爲此等老宿尚爾如是奚况吾輩遂將天下後世之志向大乘者一詈而盡可爲痛哭流涕也臨濟曰大衆你與古聖何別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祇是一生無事人由是觀之當人日用此道神光阿誰無分初無凡聖之分亦非今昔之異何故自生退屈高推聖境橫起邪見以爲古盛今衰聖優凡劣將

自己天真靈妙之光刊削屈曲以爲真正脩行也臨濟又曰如今學人本自清白來叅善知識善知識拋出一副枷鎖在學人面前學人歡喜帶了就走以爲善知識所賜終身披服不敢脫卸嗚呼所稱善知識當與人解粘去縛令其解脫作個赤灑道人自在衲子何乃枷上復枷鎖上復鎖自害害人耶又謂必須作麼作麼脩證方悟道若不脩行何由得悟夫脩行者乃係見道方可脩道其未見之先以何法而脩而所脩者乃何道也譬之金師必先得鑛然後數數入

火鑪漸銷光明漸熾直至淨盡無餘不離初得之
鑛奈何未見金鑛而望空磨鍊豈不枉用功夫虛延
歲月蓋見道方可脩道此三世如來之式十方賢聖
之規卽如三十七品皆云助道之法若不悟道則三
十七品安所助哉古德謂吾之脩行與汝異汝則先
脩而後悟我則先悟而後脩又曰頓悟漸脩如日頓
出水霜漸消夫脩行者非是實有一物爲可脩乃從
緣一念頓悟自心之後其力量未充習氣未斷微細
流注不覺不知故曰切須保護莫教根觸馬祖曰得

旨之後方可於山間林下長養聖胎三祖曰不識玄
旨徒勞念靜永明曰不悟自心徒棲遠谷圭峰曰真
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大慧曰頓悟雖同佛多
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湧理現念猶侵又曰如今利根
之輩不費多力打發此事便生容易之想日久月深
依然流浪楞嚴經曰理則頓悟事須漸除如是種種
所謂先悟後脩若宿種深厚一聞千悟獲大總持一
得永得永不忘失此卽頓悟頓脩也若宿種不深習
重境強則誦經持咒等法總之欲令習氣銷落光明

天樂堂集 卷一
擴充此外豈有他法哉故黃龍南終身持楞嚴咒洞
山照持金剛經不輟永明日課百八事明教嵩書誦
金剛夜詠觀音號滿十萬晦堂老而披讀宗鏡手不
釋卷趙州二時粥飯是雜用心南泉十八上須解作
活計湧泉二十年尚有走作香林遠四十年方打成
一片懶安牧牛如是等諸大老俱係禪門龍象衲子
典刑尚乃悟後而脩故曰未悟而脩非真脩也今人
聞個悟字不笑爲癡則謗爲魔殊不知悟者悟何物
乃悟自己卽今常住真心也此真心者天地以之建

立萬法以之彰現蓋爲不知認作他法妄執四大爲
身相六塵緣影爲心相從此遺山認暗棄海存漚舍
如許無外之大者執如許極微之小者流轉六道號
曰衆生其得悟者或從善知識發心或從經教發心
或有宿種發心或有見善發心或見萬法無常發心
或遇種種緣而發心一念回光當下見徹如夢忽醒
如忘忽憶方知大地無塵萬緣本寂輝輝晃晃法界
朗然此非外來不從人得與三世佛一時成道共十
類生同日涅槃不是強爲法本如是此所謂悟也雲

門曰汝等諸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古佛不殊信麼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如是便益如是迅速請問世人何故自生退屈聞個悟字便生笑罵乃欲呆呆地坐急急地脩向數十年後懸望了悟哉將心待悟尚自可更謂末世絕無是事自障悟門五千退席增上慢人佛指此輩罪根深重故如是耳蓋必待功夫而悟卽屬造作非本有天真必待數十年後而得則屬時節乃從外來古人有臨上堂陞座頃顧大眾曰

我在此等你立地搆取去亦有當下發明者此豈有定規時節功夫耶又錯解古人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等語便道必須着實脩行自有一旦築着磕着謂之時節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殊不知古人善巧方便欲人於日用中觸境遇緣隨處了達耳且時節者卽今是怎麼時節也寒時向火熱時搖扇饑時喫飯困時打眠也因緣者眼見色耳聞聲身覺觸等乃至動轉施爲無不是時節無不是因緣也故曰欲知佛性義當知時節因緣又曰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

緣時節寂然昭著南臺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
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洞山曰佛法在日用處穿
衣喫飯處屙屎放屎處行住坐臥處舉心動念又却
不是也佛祖種種指示於日用天真自然處體認佛
性此所謂因緣時節耳今執定正末法今昔時迷悟
時有因緣無因緣如蠶繭自纏而望時節因緣到乃
開悟耶且權漸之法以大藏證則圓頓獨不可以大
藏證乎達磨不立文字爲教外別傳亦必以楞伽爲
證五祖會下俱誦金剛經六祖從茲悟入永嘉閱維

摩而發明心地圭峰誦圓覺而涕泗橫流玄沙與安
公從楞嚴悟入天台與南嶽從法華悟入摩騰之後
達磨已前無數高人從文字悟入卽以文字爲證矣
若必以面命耳提爲證則南嶽遙宗龍樹圭峰遙禮
清涼爲非矣必求丈六金身四大幻質爲證乃係色
見聲求行邪道之行善現觀法身得最先禮佛爲非
矣雪峰示衆曰望州亭烏石巖僧堂前都與汝相見
了也元曉禪師夜見彌伽爲水卽大悟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如來豈欺我哉遂弘華嚴法界爲一代法

施主是亦以如來剩句爲證夫既悟之後心心相印
印印相契自證光明受用是時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巍巍堂堂三界獨步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不得
唯我一人紹隆祖位何處覓佛覓祖以求印證耶縱
實有三十二相丈六金身現前亦我大圓鏡中之影
像豈得慮無證而先自暴棄也又謂威音王已前無
師自悟卽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
此亦錯解古人方便之意執自己爲威音已後恐雖
有悟而墮天然外道故不求悟夫威音卽聲色也那

畔空劫已前卽指當人聲色未形先天寂滅之體教
人向聲色未形前悟先天本寂之體卽名無師智自
然智是爲威音已前無師自悟也若起心動念聲色
繞橫卽落陰界縱有悟處亦是識心領略此爲威音
已後天然外道也乃以辭害意死於語下乎老黃龍
曰古之天地日月卽今之天地日月也古之萬物性
情卽今之萬物性情也天地萬物無變易豈諸佛慧
命獨不相續而稱末法已絕乎夫毘盧寶冠非常帽
也千佛衣非常服也寶華王座此何座也今戴若冠

披若衣登若座必當宣傳慧命提挈綱維方爲稱佛
本懷代佛揚化弗致虛消信施濫膺恭敬乃牽枝引
蔓舉果談因雖演大乘而屢稱滅絕此是佛境而我
輩無預但當念誦力行持戒脩福以待他生後世往
彼淨土以仗佛力自當開悟嗚呼若止如是則釋迦
何用出世達磨何必西來三家村裏十字街頭唱勸
世文者足矣故曰師子身中出自食師子肉斷佛種
者非若輩而誰歟夫世間法家國將亡爲人臣子當
竭力恢復如勾踐報吳包胥復楚際大法將替爲佛

弟子不思繼續反稱滅絕忠臣孝子口忍言之耳忍
聽之乎

勝心

學道者不可有勝心若用於本分亦不可少何則我
與過去諸佛菩薩得道賢聖同一體性彼已超生死
證涅槃而我尚沉苦海囚五陰豈不深恥故世尊勅
羅睺羅曰十方一切調御士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旣
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是故有志之士當以
佛菩薩爲准則孳孳不暇日臻玄奧此卽善用勝心

若不善用者則但忌勝已傲不如已而已。率嚴論曰：十信位中勝解未成，未得謂得，便生驕慢，不近善友，能成就大地獄業。若一信不退，常求勝友，資所未聞，卽無此失。故學道者能謙下一切，唯日不足，此真無上世出世間勝心不可少也。

緣事

大法隆盛時，善知識務弘法利生，以續慧命。初無意於有爲勝事。自然天龍擁護，道俗忘軀，不假思議，輻輳成辦。故天衣懷老五坐道場，盡齎瓦礫，丘墟爲釋。

梵宮殿懷老，豈加毫意於其間哉？蓋務本而末自隨矣。今欲造某殿，起某事，則講經坐禪，以聚錢穀，且有才幹，則結之有勢力，則誦之，但欲成就勝事，便將佛法作人情，不知勝事雖多，而根本壞盡矣。故延安禪師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昔蔣山元公舒王請爲募緣，新其室廬。元公曰：衆生捨財如割身肉，以勢強之，非出本意，反造業耳。莫若隘陋爲安舒，王益敬仰之。故爲佛事者，稍存私意，則粒米寸薪難消，難受俱紅。饑鐵丸果也有道之士，可妄營求，令彼此造業也哉。

開知見有二種

根器廣大心志猛利踏着關竅如洞啓重門玲瓏光透卽始而見終憤憤悱悱生機勃發矣故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若真到海上親入聖門自見心思不可限量言語不能形容欲罷不能日升堂與故善財初見文殊既獲妙心自然不已欲學菩薩道行菩薩行不自滿足徧叅諸友乃得一生成辦圓滿菩提此則開真正知見之榜樣也其有狹劣之器死用功夫少發境界或露知解渾身滿足

如不能容傲慢古今下視一切障礙無量法門更不知有堂與之事如乞兒飽滿一食頓生極樂更不知有珍饈穀膳也若明眼者裁抑之便起嗔恨以爲不放出頭障我道堯大似螢火自逞少光照不及寸若以日月臨之反憎其隱奪自己光明也又如進城者走入甕城便道已進問渠城中華美毫無所見若言未入則道我已入矣不進不退死在甕城裏也此一種乃開邪知解之樣子學道者須當審擇幸毋墮焉

慚愧

等覺隣於妙覺猶有一分無明知十四夜月須慚愧
懺悔然後去無明圓本覺而稱極聖況其下乎夫文
殊普賢俱等覺也若生滿足何得入於妙覺哉亦如
十四夜月光亦大矣其體亦幾滿而圓矣若曰吾亦
足矣何必慚愧懺悔則終難去此一分暗相不能得
圓滿光輝矣故知三界六道久沉苦海不能出頭皆
繇不能痛生慚愧懺悔稍有毫釐便自滿足故也原
夫法身本無涯量何有滿足如大海納衆流可以溝
澮之盈自限哉十一善必首信慚愧學道者時刻省

心方有相應行耳

詐現大心

華嚴以十地聖人說法如雲神通如兩者不名真佛
子不如大心凡夫頓證法界此名真佛子夫心何以
稱大哉蓋爲盡空遍剎無非此心含累此心彰現法
本如是不待擴而後大也衆生分中各各廣大不知
而妄自執小從執小而又欲脩之縱經塵劫位登十
地亦非本大之體故諸佛呵之不如大心凡夫耳若
真實悟心則自然超越廣大無量無邊莫測涯際故

曰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此所謂大心
凡夫也今有談圓頓而弁髦小乘呵有爲而棄滅因
果似大心矣稍涉逆順如絲髮卽渾身聳動向之大
心安在豈大心在逆順外耶正我佛所謂詐現大心
者耳十地聖人豈反不如之乎莫大妄語

虛妄受用

真偽是非毫忽千里自菩薩以至二乘禪天外道魔
種神仙各有受用妙趣更有同業相招同類印證於
是恬然自信了不回顧世尊曰各自謂成無上道

若無神通福報殊勝受用亦或知非生悔豈甘魔外
乎今有不看教叅禪與世浮沉隨緣放縱者自稱得
真受用詆教則曰紙上語耳談宗則曰直下便是只
要受用言及差別則拈拳奮臂滿口如狂予曉之曰
此事大非輕易如來稱爲大事因緣三世諸佛十方
聖賢千言萬語夫豈苟然只因真偽難分黑白難別
朱紫相類苗莠依希誠慮後學混同是以苦口詳悉
也若世諦小事差謬不過一生極重不過身命此係
千生萬劫永無出期一錯永錯是故大須仔細古云

天魔外道本無其種只爲見解小差執而不返恥於下問不覺不知遂乃流入其趣今自許得力受用者較天魔外道必不及也摩醯首羅爲大千界主能化身百億非非想天入八萬劫禪定尚不出生死輪迴汝乃耽迷五欲根塵識內全不知非便自稱得力受用不亦謬乎正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耳古人具大力量如趙州八十猶行脚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汾陽前後叅七十一員善知識天台韶國師叅五十四員善知識大慧則諸方盡皆印可而自已決

不放舍故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若漫然不疑顛得受用則趙州雪峰諸老當拜下風矣果真爲生死欲發明大事急請放下徧訪群賢方可倘只圖目前受用不管他生則任從放縱而曰我自有力受用成大我慢魔伴侶洵可哀也

天樂鳴空集卷上

終

澤外居士高承堃助寫天樂鳴空集一部奉薦

顯考萬曆己未進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玄期府君

早生安養者

樂友居士沈純社

會城居士汪挺

槐眉居士陸卿胤

若谷居士吳太冲等助刻

菊存居士張晉徵

懷寓居士高佑鈺

天樂鳴空集卷中

山陰天鼓居士鮑宗肇述

靈峰蕩益沙門智旭定

會稽石梁居士陶奭齡

閱

秀水止菴居士王起隆

事理融通乘戒兼急

有理而無事爲偏小有事而無理爲凡夫從事入理
從理得事爲漸次亦名頓中漸漸中頓卽事達理卽
理是事爲圓頓是故但行持戒課誦等法而不見心

體此有脩有爲不出生死不證涅槃名凡夫有事而無理也厭喧求靜棄相析塵專尚觀空不興萬行此事外之理雖出生死妄證涅槃而不見法界全體名小乘有理而無事也或有持誦勤苦廣行衆善不爲自求或專注一法純一無雜而忽然契悟者此名從事而入理也亦有稍達空理少見法身解得萬法是心而力量未具習氣未除必藉持戒念誦六度萬行等法對治令習氣漸薄法身漸廣分分證入者此名從理而入事也此二種俱爲漸次若一解于從微法

源底一聞千悟獲大總持持戒破戒都是大解脫法門殺生護生總屬不思議三昧鑊湯爐炭隨處安閑華藏娑婆任渠變幻化無窮而了無朕跡一華開發而大地全春不屬次第豈有後先法界混融誰分凡聖法本如是何用功夫舉一毛頭重重無盡讚不可及嘆莫能窮事亦得理亦得事理交徹亦得事理俱奪亦得事理無礙亦得此係最尊最貴絕妙絕倫大解脫王三昧圓頓無上法門也佛教深廣機羈差別若此可見圓頓之法佛祖所尚而罕遇其羈故華嚴

經曰末世一切群生類少有欲求聲聞乘況進而求
緣覺者求大乘者又進而信此法者爲最難是以種
種稱嘆罕遇其罷乃今之稱圓頓者無事亦無理不
持戒念誦亦不習定觀空不斷煩惱無明亦不達萬
法根本一解千從茫無實證做乎事事無礙實乃放
縱六情見解持勤苦者笑爲有漏遇觀空習定者斥
爲小乘恣行貪慾諺飾大乘不避因果駕稱無礙以
持戒行善爲凡小則破戒行惡反爲菩薩矣恐圓頓
未必如是也且釋迦首傳卽飲光尊者得圓頓之髓

無過此矣然飲光稱少欲知足苦行頭陀嚴淨毘尼
弘範三界未嘗聞破戒不循佛律也自阿難以至達
磨神光以至六祖燈燈相續馬祖百丈臨濟德山俱
係佛祖的骨子孫證最上圓頓法未嘗不奉戒律也
夫事事無礙法界本出華嚴教海深得華嚴之旨者
莫如杜順賢首禪栢清涼諸大士清涼則以十願律
身歿後有梵僧取其兩齒歸西供養稱華嚴菩薩栢
栢雖放曠不拘然造大論則虎擇地龍出泉夜則齒
頰放光晝則天女獻供其餘杜順賢首等俱係不可

思議自有傳記未嘗不奉戒律毀佛儀也古之圓頓若此今之圓頓若彼豈逆行大菩薩超過飲光達磨等而非肉眼能測耶若然則逆行菩薩何多多若此而如來於華嚴會上乃嘆難得其人耶衆生無始惡習濃厚若不以戒律對治則無明現行若逸馬無控故初機後學必當理事兼資乘戒俱急且如來明示曰雖有色族及多聞若不持戒猶禽獸夫有事無理之凡夫雖未證聖尚在人天道中若理事並廢而冒名圓頓詐現大心非但不脫生死必墮泥犁惡道今

雖輕凡夫小乘異日在鑊湯爐炭之中劒樹刀山之骨肉齏粉神識昏迷求瞬息安閑不可得況望凡夫小乘哉斯時也斯報也卽目前之詐現大心冒名圓頓者之自取也誹毀戒律不莊嚴萬行故也噫不期圓頓之害也如是

斷妄想

天下無真主則群雄紛爭而人皆盜賊矣有真命出則群雄歸附而兵革銷盜賊皆赤子也謂必盡除盜賊而後天下平愚矣豈有一人獨帝皇耶今之斷想

念者類是妄見意識紛馳須欲除斷又錯解佛言永斷無明方成佛道等句借使斷得高則墮在滅識凝神無想天上低則化爲土木金石空散銷沉故曰雖爲善因反招惡果況未必斷乎故但要心王透露則意識根塵悉皆寶藏變化不測應用無方諸佛菩薩以此莊嚴佛刹以此廣度衆生以此興慈運悲爲普賢萬行以此大作佛事爲華林苑囿若欲除斷則空寂寂爲枯木死灰爲石人木偶天下安有此死佛耶永明大師曰佛者生氣也將此活潑潑地生氣捏

殺以求作佛正猶斬頭覓活豈非大愚有識者務在心王透露則如真命出而群雄銷永無生死之患矣

妄想真如辨

妄想真如古來難辨任之成生死除之斷佛種學人至此悉皆迷悶且古語相似者極多相違者亦有故曰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也馬鳴曰若離於念名爲得入真如六祖以無念爲宗又曰心性不起卽是大智慧光明義遍照法界義老龐曰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法句經曰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又曰

防意如城藏六如龜又曰無念卽正有念卽邪又曰無心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如是言句似有念而令人不起者永嘉曰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蚤晚成棗栢曰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又曰分別揀擇正是文殊大智永明曰若欲斷念猶如治目翳者連睛翳而去之又曰妄想興而涅槃現座勞起而佛道處如是言句又似卽念便是而不可除斷者且俱係佛祖之言孰可向背學人離之成過卽之又非將何爲脩

進法門乎夫所謂妄念者乃係不見心體意想攀緣執有前境耳起信論詳說起念根由無明不覺而忽生三細六麤之相故真心遂隱念念相因此爲妄念何稱爲妄以其無體無性不真而不常住剎那生滅妄執是有當體全空故稱爲妄衆生無始以來生死輪轉皆爲此耳故佛祖種種教人離之而勿起也夫所謂離者了知妄體本虛性自離者不必更離何則以龜相觀之念念不住豈非離也細而觀之馬鳴所謂從生滅門卽入真如門其念念遷變卽生滅門也

謂諦求色心等法十方諦求了不可得則念本無念
念本無念則念自離矣豈有念而可離之當此諦觀
初見有念卽生滅門也念本無念則真如門顯矣是
六道衆生妄見生死而不知本無生死也旣入真如
知念無念念自性離故知無念而見有念此卽成妄
旣知念自無念則念念無礙念念真如卽此便成文
殊大智此時名離念亦可卽念亦可離念便是卽念
卽念便是離念無二法無異時也以離念言故曰心
性不起卽是大智光明義遍照法界義無念爲宗種

種句意也以卽念無念言故曰一念相應一念佛妄
想興而涅槃現等種種句意也能達心體者聞離念
等語卽是有念等句聞有念等語卽是離念等句四
通八達七縱八橫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非虛語也如
大海水波卽念也波相本虛全體是水則在波之時
卽是水不必除波而見水在水之時卽是波不必除
水而見波也乃知波卽無波無波卽波無波之波波
何礙水波不礙水則水不礙波兩旣無礙則波水混
融互相交徹故曰水窮波末波徹水源未有無波之

水曾無不水之波諸有智者會波水之喻則卽妄可以見真如卽念可以見心體又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原虛卽凡心而見佛又曰卽妄卽真又名緣起無生會得者一以貫之本來一轍不會者隨言語所轉猶如大海不見水體而唯見波相卽衆生唯見妄念而不見真如也若見波相本盡水體本露波體本虛而全是海水卽智者達妄念本盡心體本露妄念本虛而全是真如也衆生日用全體是純真法界惜自昧之耳若不然卽念亦不是離念亦不是

故曰什麼也不得不什麼也不得什麼不什麼總不得若兩眼豁開自離纏縛倘執迷而必欲除斷猶大海必欲除波見水此執不破則終日在海而永昧水性若無波者非大海乃溝瀆死水也縱除妄念而有得力處亦非真佛活佛乃假佛死佛耳

認識神爲自心

前塵旣立已是捏目生華復認見聞覺知爲心則遂認賊爲子世人聞圓頓之教云本來具足直下便是只要承當等語便以日用現行者爲是又聞萬法無

體一切皆空此空亦空等語見前塵是有不可得空
便認能見能聞者取之無跡求之無踪虛虛寂寂者
爲是又聞能建立萬法一切所有都是自心所現便
認昭昭靈靈能知覺運動者爲是佛在時已有九十
六種何況今世吾嘗聞說曰此身虛假四大緣合中
有常住真心不生不滅又喻如出殯開路神紙竹糊
成却倩活人駝走卽今四大合成紙竹所糊也真心
靈妙能動能轉活人駝動也又曰此心周遍法界無
相無形其間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在我心中起滅我

此心體則寂然不動又曰四大幻質如請仙鸞凡真
心似神仙來附凡有形而仙無質來往無礙自在靈
通又曰外法實有乃係無情窒礙之物豈得是我真
心但法從心現境藉心生故心生法生心滅法滅若
除却見聞覺知之心則迥無所有豈不斷滅故佛所
指者必是現前見聞知覺之心但恐執着故亦拂之
若弗執着必是真心以此各認一種確然不拔況又
聰明廣學文飾奏合妄自許可以爲明心見性立地
成佛便乃開大口跨大步欲紹佛祖說法利生矣嗚

乎若果如是則佛法不值半錢何必龍宮海藏山積雲屯哉試於街坊捉役夫而告曰爾有常住真心名佛性者今在汝身中能見能聞能動能轉者便是此身有生滅此心無生滅了此卽爲明心見性立地成佛不用功夫則誰不領受大地衆生齊成解脫矣世尊嘆爲難信難解希有之法亦無謂矣洞山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爲自己乎故認識神爲自心者佛法平沉此其最也

久脩

未達根本起心脩行動步便錯愈走愈遠此謂此等老宿脩行用功日久豈無實證予謂譬往都下者須向北走渠出門便南向多行多錯與都下益遠如按地圖知向北有長江有山東某處其向南者至錢塘謂是長江矣至越地謂是山東矣至某處謂是都下矣有識者笑之堅執以爲親到實證經若干辛苦過若干路途爾焉知我此久行邪路者亦有邪解邪境將佛教和會遂未得謂得成增上慢楞嚴經曰一切衆生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

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脩習故如行邪路者若前途壅隔則亦肯回頭奈何有路滔滔有境歷歷可行可翫是以難轉經教雖係路程圖本然非逐路問途已經寧免錯走登程者切須下氣細訪勿浪信途人情情直前乃得

功夫

世人聞天真無作不屬功夫悉疑謗以爲古人大根利器尚自數十年不能了事奚況吾輩古人豈虛費此力也余曰若可作可爲之法孰不聞鬼公之毬亦

可雕天地之廣亦可度此係無可造作無從撈摸轉求轉失轉急轉遲無可奈何之法千聖拱手而無計較群賢恭默而絕思量是所以爲難也同安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捫始應知趙州曰但一切處仍舊又曰但能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故知古人數十年但欲仍舊而不能耳此外復何求哉若道有法可作有事可脩休道數十年縱經三大僧祇劫亦無交涉故曰無法可得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燈佛卽與授記也然則隨緣放曠任性坦然無作無爲

得否曰若果薦得自知時節自能作活匿跡韜光潛行密用無所不可不然又恐墮自然外道反增罪障然則奚若曰只此疑處便是功夫有作固非無作亦失將何爲是心中迷悶決志發明卽此便是參究二六時中不肯放捨梗在胸中決無閑功夫理會雜事如是用心則自然透徹方知脩與不脩是兩頭語方曉天真無作方知舊佛新成不屬功夫本自現成也故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旣悟之後切須保護長養聖胎打成一片所謂無功之功效不虛棄

非是有法用功脩數十年也利根者當下達得便好保護若未薦得便可起疑疑處卽是脩行意識自然不散令人聞天真無作不用功夫無處下手心識紛飛過伏又不是放縱又不是只要尋件事幹來做殊不知入識田中栽培得個要發明的種子如火急相似則自然不被世間逆順回換日久月深自然實地悟去猶如窮子雖在父舍不知已有出外卽逃逝運爲卽客作如何離得兩種過失忽地眼開則悉是我有不必施爲安坐受享矣此非天真無作不屬功夫

也哉故窮子家業雖是現成須要回頭認父若不認父有亦同無非長者咎也故知佛法本是現成不須造作故名天真自然但要具眼方得受享馮山謂仰山曰不貴子行履只貴子眼正爲是故也

欲簡易脩行

末世根淺畏難欲小就而不圖大事見速利而無遠志嘗有人熟楞嚴至七卷爲家事所拘且精力不繼求直截簡易可入道者余曰古人根器勝汝萬倍尚樵棲穴處木食草衣歷盡艱辛始得高明廣大豈草

草輕易今君飽食煖衣游優自在一部楞嚴尚告五則十方世界中少一尊現成自在佛可補也又有讀宗鏡者畏百卷之多閱數卷卽輟欲求簡少易閱者固知此輩根器淺劣與般若無緣在三途六道中未脫在故覺範歎曰聖世愈遠衆生根劣趣慮褊短道學苟簡欲安坐而得譬農夫不務耰耨而思積粟可笑也

功課隨見識升進

謝君篤志西方專心淨業每日念佛號若干以爲日

課後有省擬輟前課予曰理隨事變事得理融理既
廣大事亦無礙向所失者失於知是其功課則自若
也今知見既開則無法不是無處不真豈淨業能留
礙乎譬王子與庶民同出膺筮六根漸長學問漸
增他無所異特貴賤耳玉子增長分分成王種庶民
增長分分成臣種學道者須達王種尊貴毋咎功行
法門也如法達誦法華三千部後於六祖發明乃曰
弟子已後不須誦經也六祖曰經有何過而不誦哉
今後方名誦經僧耳法達遂終身持誦不輟夫法達

始末一人法華前後一經初則爲經所誦後則能誦
此經特在迷悟之分而已故知是則一切俱是非則
一切俱非馮山謂仰山曰不貴子行履但貴子眼正
信哉

題無字話頭之始辨

佛祖爲無上法王原無定法可說但隨時隨處應病
應緣解執除疑直指心性令人證外無實法也故曰
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汝執
取生解皆落天魔外道又曰若以實法與人土亦消

不得又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曰若謂如來有所說者是人不解我所說義是故如來出現圓音一演隨類普聞各各獲益隨其大小各得證入雙林示寂自後諸宗競起互相氷炭彼土五天已分多種摩騰入漢至晉魏六朝數百年間得道高人悉從文字悟入然法久弊生俱尚文字依通遺失言外大義與本分了無交涉故達磨航海掃盡支離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稱教外別傳悟者以文字證之無非教外別傳之旨寧有出於教外乎傳之數世其宗方

盛然又不能無弊俱尚識陰依通遺失別傳之旨卽此不立等句已成文字故德山臨濟曹洞雲門潯仰法眼等棒喝交馳拈槌豎拂三玄三要五位君臣四料簡四賓主擎叉打鼓舞笏滾毬乾屎橛須彌山之類各建法幢立宗旨於斯透得乃可卽心是佛方爲達磨子孫不然卽野狐精魅自唐及宋其宗大盛然又不能無弊各逞玄妙立新奇將佛祖機緣爲拈古爲頌古爲評唱致令學人將心意識穿鑿得粉碎欲死人偷心而偷心益起欲活人眼目而眼目愈盲此

時佛祖方便無所施矣故大慧於正法眼藏之末悉拈時病知大法將頽遂不得已教人把平日所習却解得力處縛作一束拋向他方世界然後唯將一句無義味話頭參究是提無字話頭之始實起於宋也若不以此令渠敵住心意識則終日刺首膠盆批判古今抑揚宗教臨濟德山又如何雲門曹洞又如何這語是掃蕩這語是建立這語是探竿這語是肯他這語是不肯如是終身學得一套子熟了便道大事已畢大法已明無事可爲卽欲紹隆祖位自系某家

法派好去續入傳燈幾十幾代孫矣是以無可奈何單教參提無字或乾屎橛須彌山萬法歸一之類然恐正叅之際更生他病故又種種指出云不可解說來當不可作有無之無不可向舉起處承當不可拋向無事甲裏不可向擊石火閃電光處領略不可向意根下卜度但默默提究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如是種種絕其解路故稱老鼠入牛角猶如狂狗慣一逐塊今乃四方八面圍住令其轉向逐人若放開一線則依然逐塊亦如窮子向來逃逝其

父捉歸禁在寶舍日久自當認父所有家珍悉皆受用若開通一竅則依然逃逝故佛祖方便教參無字話頭耳當時悟入亦不可勝計然又不能無弊今世提無字者太多何嘗有得打透豈佛祖方便昔是而今非耶初則靈驗終則不效何也夫提究之法原係無功之功後世都把功夫會却執爲實法道我能着實做功夫且又不識藥病之忌是以不驗也邇而觀之一大藏教在古則可用在今不可用耶在漢晉六朝則靈驗在唐宋則不驗耶卽心是佛在唐初則可

用在唐末則無用耶棒喝機緣在唐宋之間則可用在南渡後不可用耶無字話頭在宋元可用在今世則又無用耶果大法之有盛衰抑人根之有差別致前後相違反覆若是耶噫吾知佛祖原無定法亦無實法但隨時節因緣根器偏向以救時弊耳故曰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又曰以楔出楔又曰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故無量方便法門在當人用之何如耳故曰執則處處瘡疣通則門門妙法若向經教上得發明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天台南嶽卽我我卽南嶽天

台若向卽心是佛處得承當則達磨卽我我卽達磨
若向棒喝機緣得悟入則德山臨濟諸老卽我我卽
德山諸老若從無字打透則趙州卽我我卽趙州若
一處透則一切處都是我宗也教也佛也法也祖師
也無有一法推得在別人分上旣皆是我則我分中
有何差別也然此亦是鈍漢亦是剩句亦是死法我
今亦不從經教亦不從棒喝亦不逐卽心是佛亦不
提無字話頭但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飢飯困眠不
求自足棄之宛然無踪無跡無中無邊堂堂寂寂密

密綿綿此個還是經教耶棒喝耶卽心是佛耶諸祖
機緣耶趙州無字耶原來都是無事生事好肉剜瘡
夢中說夢耳然而不可一向也須什麼始得嘗見杜
順和尚有個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
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此又如何話會於此明得不
妨自在於此未明切莫草草且提無字話頭實始於
宋時今人誣在唐黃檗運公豈不謬紊夫禪師諱希
運係馬祖之孫百丈之嗣臨濟之父趙州之兄傳記
具在尋常告人曰佛與衆生唯是一心當體便是動

念卽乖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此心卽佛學
人不了心上生心向外求佛此係惡法又曰縱三大
阿僧祇劫脩來原來祇證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
不如言下認取本法與三大劫得者無異若欲從次
第而得從來無次第佛如是等語令人毛豎汗流塵
劫疑滯當下冰消本有妙心赫然透露極呵斥做功
夫從次第者故門下如臨濟睦州等光耀千古五家
宗派於斯獨盛向後不知何人將宋時住黃檗山者
一段示衆語贅於心要後曰那有天生彌勒自然釋

迦教叅趙州無字話頭從此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遂
訛爲先黃檗運公說矣且運公曰當體便是動念卽
乖無次第佛此心卽佛不如言下認取本法而後黃
檗乃曰那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意相矛盾今乃塗
糊先聖逞已私懷欲擯天真本妙之心崇有爲造作
之法此乃黃檗運禪師教人提無字話頭之始若運
公實有此語則當時門下如臨濟睦州裴相國等何
不掛諸齒頰錄諸傳記乎裴公所集心要何不將此
叅諸前段而另贅於後乎且運公爲趙州之兄趙州

未有此語豈運公預識其言而令人叅之乎又豈運公別無方便乃令叅師弟之剩司也考其時察其言斷非運公語係後人任黃檗山者之語也予恐誣先聖惑後人致佛目不明大法益晦故爲述佛祖出世方便始末俟達者得以研覈真偽

文字語言不能悟道解

如來應世普度群迷大開方便演無量言教從茲悟入數等塵沙付囑流通人天普利然非在紙墨文字中也唯應度者見六根變起都是真詮萬象流行無

非言教世尊觀明星而悟道從眼界入觀音達聞性而圓通從耳根入香嚴從鼻香入藥王憍梵從舌味入自後香嚴擊竹靈雲見桃南嶽天台悟法華晦堂真淨閑語錄永嘉看維摩而發明心地圭峰讀圓覺而涕泗交流是知法法可以明心塵塵可以入道故曰牆壁瓦礫皆放光明水鳥樹林盡宣妙法古訓昭然今有見解未透者乃曰文字語言不能悟道此人不知喚何物作文字語言將何物爲道而欲悟之若爾則文字語言在道外面道在文字語言外乎古謂

道不離日用事物何獨懷文字語言在日用事物外也殊不知文字語言悉從自心變起眼見色法爲紙墨手觸卷帙爲經綸墨跡點畫爲文字意識詮量爲語言則全是自心經教此外何處更覓文字語言哉若達此旨則終日披尋而不見有紙墨文字之相如膏助火益發其明言言歸自己句句達本宗如是研窮如遍參知識矣文字有如斯利益是以天神擁護諸聖讚揚佛菩薩付囑流通群弟子傳持結集海藏龍宮雖龍樹之心量而不能數知豈肉眼而可思議

倘無利益則佛菩薩衆聖爲虛設矣若橫起文字之見則披讀時文字橫陳語言錯雜攢入葛藤不能悟道猶患結胸者服人參而死乃戒曰人參大毒已親受其誤不亦謬乎

謗宗鏡錄

衆生垢重神昏欲強智淺不思深入大藏見佛祖言教如山海畏力量難知反謗文字無益指宗鏡爲義學斥永明爲小乘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宗鏡引大藏圓頓之教與諸祖賢聖之言十居七八而讚述之言

僅二三耳若謗毀之乃謗大藏圓頓毀佛祖一切賢聖也且圓照晦堂諸公何等人也皆仰之而手不釋卷或恨見此書之晚今豈超過於圓照晦堂諸公乎是宗鏡原不毀特毀自己之宗鏡耳永明不受謗乃謗自己之真如耳佛菩薩聖賢天龍鬼神昭昭擁護安可欺也彼其心不過爲名利欲人歸向故立奇特高峻之辨以惑之所得幾何不有報乎再請平其心與永明較夫永明七歲誦法華群羊跪聽汝輩能乎永明放生罹法臨刑不動汝輩稍涉逆順則若落湯

螭矣永明九旬入定鴈鳥巢衣汝輩心神昏亂不知當作何狀永明禮韶國師親承印記汝輩有何人印記永明博綜三藏內外典籍洞達無遺汝輩孤陋如面牆永明國王禮敬異國遙崇若飛埃過目汝輩稍有小緣如蛆入糞永明日課百八事晝則放諸生命說法利人夜則普施鬼食幽顯獲益汝輩飽食橫眠唯圖利己永明說法四大天王現身擁護衆常二千餘汝輩有識應鄙神鬼吐棄永明開山靈隱雪竇淨慈諸名刹光明遠燭汝輩晝夜營求欲利子孫眷

屬永明臨化預知時至聞毘時舍利鱗砌今六百餘
年後猶有獲者汝輩血肉之軀他日腐敗不可名狀
永明冥王設像禮敬汝輩業積而不自知饑魔必不
輕恕若此桀難盡述凡夫不藉佛祖金言般若何由
明苦海何由出且試讀看若無利益則斥之未晚也
再度尋常日用何勝事能超宗鏡不讀宗鏡但放縱
六情馳騁五欲攀緣外境耳究將何歸耶世傳永明
乃無量壽佛化現卽阿彌陀佛也彌陀決不誤人誑
人手不釋卷而摘冥樞會要若靈源覺範諸老決不

惑人故予亦不自欺欺人叨叨爲是說者誠非得已
矣

善財叅文殊

文殊爲大智法王善財叅禮旣獲根本智復令遍叅
諸友豈文殊未具一切差別智不足爲善財師而令
其別叅乎善財受教無論僧俗外道仙人男女一切
等衆悉依叅禮學菩薩道行菩薩行以廣差別之智
乃得一生成辨圓滿佛果噫此可爲萬古師弟之榜
樣矣師範如文殊不曰爾不須別叅於我處足矣弟

子如善財不曰我已獲證本智何必別求也文殊無
人我之相善財亦不得少爲足故師範當効文殊毋
掩人善而衒己長弟子當學善財博問先達充法界
以廣智悲則大法指日可興矣孔子之集大成豈須
過於孔子者集之哉大地衆生各有長處吾集取之
設有短者亦自省焉則無一非師無處非益故曰孔
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是故欲叅知識必當具
眼不在威儀聲譽王臣擁護大衆喧攘者黃檗祖師
曰方今叅者只在三百五百大千熱鬧處若草衣木

食灰頭垢面獨坐者不顧矣如善財禮五十三人僧
俗神仙乃至外道婆羅門長者居士童子女人甚至
婦女俱各獲益內具菩薩行者豈關相貌差別乎陶
君奭曰真仙如純陽而化爲乞士雖九轉神丹必掉
臂不顧若見空中跨鶴者縱下鼠糞人必爭食無怪
也有問某大師若何予謂老宿出世宏揚各有長處
但當敬仰勿可擬議吾輩當以獲益爲主今不憚千
里而訪知識者將圖實益不然縱巍巍堂堂三十二
相放大光明於我何與乃係彼之長也山林鄼市中

無間僧俗乞見妓者有一言半句能開愚蒙破生死此卽真善知識當頂戴供養世世生生直至成佛悉斯人恩德也故吾輩須圖實益毋事虛名誇我已親近幾知識走過若干名山不知本分中依舊黑卒卒地雖誇亦奚以爲

前塵不定

洞山清稟禪師靜坐一日呼侍者謂曳木者無損階砌侍者出視無人又細求之乃群蟻曳蜻蜓翼緣階而上覺範老人謂其靜極妙而靈知也後世有非清

稟侍者兼非覺範云本群蟻與蜻蜓翼耳何得謂人曳木乎且曰若人問是何物當直曰群蟻曳蜻蜓翼也作此見者古人呵責謂之平實頭禪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無則始終云無有則始終言有直問直答不可起第二念定將去合將去以平常心是道爲極則者此類也前代如晦堂真淨東山圓悟大悲諸老曾斥此輩爲依草附木精靈鬼魅如盲人行路一條拄杖寸步拋不得乃欲擬先德判古今難矣哉若謂目前幻境實有

難易則十地聖人何大地黃金長河酥酪耶琉璃光
觀群動無性乃見大千世界衆生如一罍中貯百蚊
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爾時心開得無生
忍若謂洞山之見爲非則琉璃光不合心開得無生
忍矣乃至月光見水空藏見空阿那律見大千如掌
果如來窮盡微塵國土若洞山之見爲謬則諸佛菩
薩悉謬矣亦如鬼見恒河爲火天見琉璃人見爲塋
若據其說則鬼以天人爲錯天以人鬼爲錯人以天
鬼爲錯互相非矣若執定前塵不易外法不由心變

則凡決爲凡聖決定聖天堂是天堂地獄實地獄一
毫不可更易則頑然一塊死物何得隨緣幻化轉凡
成聖也哉如此學道都是死法墮在死水驢年未夢
見在若臨命終四大分離之頃請問是群蟻曳蜻蜓
否不知如來藏中般出什麼行境是蓋不知萬法由
心故前塵不定無體隨緣是蓋常見外法而不知常
卽無常無常卽常是蓋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生卽不
生不生卽生是蓋真如受熏隨緣幻化故曰心爲大
幻師幻出諸形像也妄以識見判斷古人吾恐學人

承虛接響故特辨之如上以俟達者

物不遷論解

諸人爭辨此論或謂物性本虛無可遷動或謂各性而住住則有法指肇公爲邪見或謂萬物自遷心體常寂種種異解均非論主之意蓋肇公曰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真而莫覺又曰苟能契神於卽物斯不遷可知矣今不遷且置究竟以何爲物若明此旨則洞達天真無作緣起無生遷與不遷可不辨自解楞嚴經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

盡楞伽經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初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寂音曰以一刹那流轉必無自性故生卽是無生若非無生則不流轉是故契無生者方見刹那故知物之不遷卽法之無生也物者非心外有物乃自心根塵識陰入界也佛謂阿難陰入處界地水火風一切所有悉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循業發現則知生死交謝寒暑迭遷肇公所論不遷之物寧能出根塵識界七大之外乎旣皆如來藏所現則無體無性隨緣幻化念念不停前不至後後不參前昔自

住昔今自住今念念不相竝物物不相到各各不相
知新新無間運運相續剎那各住當體自寂故仲尼
之在川莊生之藏山悉指天真造化之妙法爾自然
之宗乃如來藏性本自如然隨緣幻化活潑生氣也
不可加毫髮擬議若稍擬議卽非本妙矣凡夫不知
認作外法遂成生滅輪轉迷而不返小乘怖畏見無
始流轉故棄有趣空大乘菩薩明見自心緣起本妙
之宗便得隨緣自在受用無窮小乘外道妄自加功
欲斷不知法爾自遷豈能留住當體自寂豈可推排

法爾自遷豈勞排遣當體自寂豈用挽留故曰去而
非遣住而非留秦栢曰有功之功功歸生滅無功之
功功不虛棄多劫積脩終歸敗壞不如一念緣起無
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蓋爲此耳學者若不達此稱
性隨緣一涉造作施爲卽係有功卽生滅矣以其傷
殘本妙違背天真縱有受用得力亦生滅輪迴法耳
大乘達此無作之旨自然任運隨緣不用加功疾登
覺岸此卽無功之功不虛棄也夫心凡夫一念達得
則洞見法界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歷劫功用但

凡夫流浪已久心識粗垢習氣純熟妄見外物執有遷流若細心研究有何物而可去來世尊喻旋火輪極爲親切如人持火以手旋轉愚人妄見一大火輪智者觀之了知唯一星火譬凡夫卽今妄見山河大地萬法森然已去未來業報因果宛然實有智者觀之不出卽今一念妄自布成耳何則過去無量劫乃昔日昔時前念悉已過去旣去則不復來豈不空耶過去旣空則未來無量劫乃至後念悉屬未來豈不空耶過去未來悉皆空寂則當體廓然露現者是誰

唯卽今一念則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萬法悉收拾在卽今一念矣若能於此一念薦得則肇公不出一念肇公出不得則釋迦亦出不得釋迦出不得則彌勒亦出不得乃至十方三世聖凡好醜一切等物悉收拾其中矣何有物無物遷與不遷可論乎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入剎那際三昧若不肯於此承當了知一念現前將此希望未來祈求佛果此真繫驢之橛狗啃枯骨也

梁武帝爲大菩薩示現

衆生具無量顛倒妄想佛菩薩有無量善巧方便而
度脫之然有正度有巧度有顯度有冥度種種不同
唯佛與佛乃能究竟盡凡夫肉眼何知釋迦八相成道
令見聞獲益此正度亦顯度也談魔考掠有罪燒煮
烹煉令其欲枯識盡厭苦求脫恐怖發心此巧度亦
正度也無厭足王化無量罪人無量獄卒剝割斬截
令一切聞見衆生膽落魂消改惡從善此巧度亦冥
度也或現異類畜生能宣妙法令人開悟或現同類
與其同事漸令覺悟或現眷屬或現冤親種種化現

令其度脫或正中有巧顯中有冥總欲令一切衆生
離苦知真舍末歸本吾觀梁武帝所爲乃巧中有冥
實大菩薩也當時實誌公係觀音示現傳太子乃彌
勒化身豈有觀音彌勒二大菩薩久與處而梁武乃
爲凡夫哉達磨之不相契也正欲後人以此爲式而
悟向上之法耳且梁武以臣下崛起而爲帝皇其崇
尚三寶所作勝事王侯以下孰能及之其爲外護也
孰敢違背其戒殺也則宗廟以麴爲犧牲其護生也
則斷死刑必爲流涕其齋戒也且唯一食過午不食

其懺悔業障洗滌冤愆也則置十卷懺文至今傳禮其普度幽顯也則屢設大會水陸道場其脩福報也則營寺造塔不可勝計其多聞廣學也則親講般若天雨寶華其餘度生廣濟凡有爲功力靡不畢具後遇達磨傳佛心印則了無交涉蓋欲令天下後世悟佛祖正意總不在是耳所有施爲悉皆有漏所作事業非實功德但爲人天福報小果而已是故達磨之來正與顯也梁武所爲巧與冥也其成法會總普賢大行也淺識生謗橫起是非邪正之見所謂管窺蠡

測不知海天之高大深廣耳

舉世皆聖人

羅近谿先生謂舉世皆聖人此真得聖人大體夫世尊初成正覺卽曰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淨名曰衆生亦如彌勒亦如常不輕菩薩曰我不敢輕於汝等皆當作佛由是觀之諸佛菩薩大聖大賢一體平等未嘗有我人彼此之相蓋凡夫迷久卒欲會同一體平等極難信入故不可以不辨夫未起念時則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

生馬鳴所謂本覺義遍照法界義也纔有念慮分別情生則人我頓形彼此相礙平等法界便致差違馬鳴所謂不覺義又名無明也然此念慮從平等法界起所有分別卽分別平等馬鳴所謂一切分別卽分別自心從平等而起分別以分別而分別平等平等卽是分別分別卽是平等則知衆生日用現前所有分別念慮我人等相本是平等法界如是了知馬鳴所謂始覺義也又曰如來知一切衆生及與已身真如平等無別異故以有如是大方便智除滅無明見

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卽與真如等遍一切處故衆生日用達得彼我一體凡聖同源卽名大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也杜順和尚曰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張拙秀才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永明曰與三世佛一時成道共十類生同日涅槃棗栢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肉眼觀無真不俗故已聖則一切皆聖我凡則一切皆凡凡聖在我不在人也若見一人非佛卽自己亦非真佛也若見一法差別則平等光明

不顯現也洪覺範曰真能敬重自己佛性則於一切衆生決不得生慢故敬重自己佛性卽敬重一切衆生能敬重一切衆生乃爲敬重自己佛性若嗔恚一切衆生卽嗔恚自己佛性乃至若憎若愛若毀若讚一切等法悉是憎愛毀讚自己佛性與彼何預故曰從平等法界而起分別分別卽是平等法界豈能出平等法界之外乎舉世皆聖亶其然已

我相

生死根本皆由我執我執若除誰受生死是故真爲

生死發心學道者凡有脩爲必爲除我我執日空則道德日著其不爲生死假名學道者所有脩爲必皆爲我我執日增則生死愈固古人曰何物爲大業力爲大何物爲高人我最高若不先察其根本以空人我則所有勤苦功行福報巍崇卽與我相共高大矣世諦中福報大一分則我相大一分學闢進一分則我相增一分直至非想與大自在天其福報學問更無過矣總爲我執未除故成魔外此學道緊要關頭不可不頻頻返照也

真我

肇公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又曰會萬物歸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張拙秀才曰凡聖含靈共我家孟軻曰萬物皆備於我法服大師曰聖人無已無所不已由是觀之無我則一切皆我有我則一切非我而妄執分爲能所對待生死輪迴蓋衆生分中無不皆我只爲不知彼我遂隔猶如氷執不能融化若知之者法法是我釋迦八相成道皆我也彌勒未來作佛皆我也過去諸佛未來諸佛現在諸佛乃至十

方一切諸佛所有脩行現大神變積功累德無量福智皆我也諸大菩薩廣行悲願饒益衆生皆我也乃至禪天外道一切差別等類皆我也地獄鬼畜脩羅一切差別業報皆我也若如是知如是了達則一肩荷負全體吸盡若有毫髮非我便爲能所之根鬪諍之本一翳在目空華亂墜矣吾輩大心凡夫當直下如是了達不然便墮邪徑譬如長者家業一切現成無論巨細靡不悉備不須窮子費毫釐氣力只要承認則所有家珍都是我若有若稍遲疑不致逃逝便爲

客作顛疑此是長者家業我豈敢望我亦當積累鉢
寸辛勤尅苦然後是我已分可比長者之富設從此
做去卽至如長者家業正眼觀來亦非現成本有之
業係新發造作之家故曰十地聖人說法如雲神通
如雨見性如隔羅縠不名真佛子蓋爲不知一切皆
我不識真我妄起脩爲勤辛累劫耳寶誌曰窮苦枉
經無量劫不信常攀如意珍可思也凡夫無始棄却
真我妄執四大爲我故成生死如棄海認漚如來方
便教以無我之觀令其觀出生死縱證果位亦非究

竟名爲小乘是亦不知一切皆我不知真我故世尊
於涅槃會上斥之曰無我爲生死有我爲涅槃是知
真我本無我無我則真我顯現佛法皆我執我則真
我隱覆法法非我小乘作無我觀者不知真我本自
無我強觀無我卽偏于無我不悟真我故遭世尊斥
辱若達真我卽無我無我乃真我博地凡夫一念了
知直下便同古佛故長沙曰盡大地是自己已光明雪
峰曰盡大地是個解脫門佛祖如是言句盡情嘔露
而人尚未信請觀凡夫分中何法非我你且拈來眼

見色我也耳聞聲我也鼻嗅香我也舌知味我也身覺觸我也意知法我也五陰六入我也十二處十八界我也地我之堅礙也水我之潤濕也火我之熱性也風我之鼓動也空我之虛通也見聞覺知我之粘湛也識我之精明也如來藏我之根本能藏能攝能生一切也大圓鏡我之平等光明也真如我之不動不變無偽無雜而能隨緣也涅槃我之不生不滅寂靜真體也佛性我之清淨本體也常住我之亘古亘今未嘗移易也法界我之主伴交叅重重無盡也法

身我之能建立一切也實相我之不屬有無昭然顯現也佛我之靈知也法我之性德也僧我之和合也毘盧遮那我之種種光明遍照也無量壽我之無始無終與太虛齊壽也釋迦我之能仁也彌勒我之慈也文殊我之大智也普賢我之大行也觀音我之大悲也淨名我之真俗融通也娑婆我之雜穢也極樂我之淨業也藥師琉璃我之光明潔徹也重重華藏我之交徹融攝也天我之十善也人我之情想均等也脩羅我之有福而憍慢也餓鬼我之虛詐也畜生

我之昏鈍無知也。地獄我之破戒而業重也。乃至窮盡虛空徧空塵刹不可說不可說一切所有無不皆我設若無我則一切皆無矣。故古人曰。菴有一法非我則誰能於我心外另置一條者。既知一劈皆我則何取何舍何苦何樂何淨何穢。本是一遵平等光明耳。有智須當達此。則無我無爲無造無作一切現成。靡不畢具。故懶瓚曰。日本自圓成不勞機杼。臨濟曰。何處欠缺脩補。何處如是方爲大心。凡夫廣太心量。稱佛本懷。紹佛家業耳。吾作是說。其有久積善根宿有

靈骨者。必歡喜信受。其小根劣器。必疑謗以爲諸佛菩薩久積功德。豈爲我有不知。凡聖同源。物我一體。故曰十方諸佛莫不仗我威光。一切異生莫不賴我恩德。若見毫釐非我。則便立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縱有玄妙奇特。決非真正種子。愚迷不知盡大地都盧是我。乃立起凡聖淨穢。我今脩來到某世界去見某佛。聞某法。又道我能做得幾何功夫。在蒲團上靜得幾時。能講得幾部經論。做過幾何勝事。種種賣弄。正眼看來。都是着鬼駝了一回。我相之乎者也。德

山所謂如將一毫安置太虛巖頭所謂汝將一滴投
於巨壑有何交涉拋却自已本有家珍玲瓏辛苦延
門求乞古人又曰若人謂我與佛異者斯人卽爲魔
種故欲證佛之四德當達真我一切皆我若一切非
我則是誰耶故曰若無我心萬法安寄

假我

一僧負明心達本作知我論數千言雜引諸祖言句
并涅槃經無我爲生死有我爲涅槃大意以爲見色
聞聲無不是我以此承當爲了大事予詰之曰旣一

切皆汝所有一切且置現前我身豈爲汝耶曰然據
汝之意豈不以吾身爲汝眼中色塵所攝故爲汝耶
曰然我若去時汝豈不成斷滅曰汝身雖去吾之見
性常在予笑之曰賊證現在分爲兩橛矣此楞嚴經
中行陰空之外道常無常執也豈佛旨哉外道執爲
一切衆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名爲無常我之心性
凝然不動名之爲常卽此矣僧不能答欲知真我者
慎勿墮此類蘇子瞻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
淨身之句猶遭老宿檢點亦爲是也

消歸自己

皓月當空以我取之是我月耳千萬人取之千萬人之月耳人爲千萬而月未嘗分也以人言之則謂千萬人之月亦可耳吾一人所見與千萬人無與也千萬人所見亦與吾無涉千萬人不見吾之所見吾亦不見千萬人之所見是謂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既不相知相到則唯在我迥然獨露耳如有盲不見月則千萬人所見與彼盲人何與是故學道者唯務自己弗咎他人乃知如來出現八相成道初在鹿苑

終至雙林三百餘會四十九年以我取之皆存乎我與他人何與是故法華我之法華也般若我之般若也方等我之方等也楞嚴我之楞嚴也華嚴我之華嚴也若曰佛在世時某人得道某人證果某人於某經悟入於我何與如群盲相謂曰某人於某地見月某人於某時見月與群盲何與學道者不務觀已而曰當今末法或曰我無宿根或曰此是佛法此是最上一乘或曰古人如何得道如何神通作何勝業正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耳蓋天下餘事可讓唯此大

事所謂當仁不讓也。設生佛世時諸人悟而我未悟亦虛生也。今生末世諸人未悟而我獨悟卽佛世也。盡大地人皆悟我獨未悟則盡大地人無與于我。盡大地人不悟而我獨悟我亦無與於盡大地人。總之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也。世人看佛法皆謂此是佛法。旣云佛法與我何與。佛已成佛何藉我看。如時文程墨皆爲未第者設。若旣已第矣復何用哉。是故信知無量佛法皆爲我也。予嘗告人曰。楞嚴中七徵八辨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地水火風空見識漸

細推詳本無所有。本無生處悉是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至此豁然大悟。卽自慶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豈阿難可從此悟而吾輩不可從此悟耶。旣不能悟徒誦何爲。故讀佛法者當言言消歸自己。諸佛菩薩面命耳提獨爲我耳。切勿道此是佛法。推在佛分上去。亦如盲人嫌皓月之不我照也。

功德

持戒念誦焚香散華禮拜種種作爲。雖曰功德。此係

虛偽之法生滅之本有量有邊有窮有盡非無漏真實功德也法華楞嚴以六根清淨則各各有若干功德不可限量不屬思議自然充足圓滿不待求之而有作之而成夫六根何爲清淨清淨者空也本來無物本自空寂非有物可磨瑩有法可除蕩故六祖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直指單傳卽印可矣龍勝曰衆生無始已來執成有法若頓言空聞必怖畏如來方便故遮言清淨耳圓覺經曰一根清淨則多根清淨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時清淨是故一塵

見空則一切悉空一切悉空則一切悉爲功德不待起心動念然後爲功德也故眼見色時色不可得色卽空矣色旣空寂眼豈獨存眼色皆空識從何立三處都無則本來清淨旣本清淨則眼見色時豈非功德乎眼色旣爾鼻香亦然乃至八萬四千法門悉皆清淨悉成功德故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則知從本已來常自寂滅非屬今安排而方寂滅也楞嚴經中漸細詳明根塵識界本來無有本無生處本來空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了不可得本是如來藏妙

真如性若有毫釐生處卽非如來藏矣衆生不知妄
自執有故曰六爲賊媒自劫家寶若頓達空卽此根
塵悉皆寶藏馬祖大師謂大珠海慧曰自家寶藏不
顧拋家散走作甚麼大珠曰不知那個是海慧自家
寶藏馬祖曰卽今言語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不
欠少使用自在大珠卽於言下一肩荷負頓獲本心
故衆生日用所有根塵本來空寂悉皆寶藏蓋爲不
知甘自塗炭且如眼見色時眼若不空不能見色亦
如鏡光若先有物豈能現象現象之時鏡必空寂愚

人見色執爲實有譬諸小兒欲取鏡象類此可知故
知鏡體本空而顯現無竭六根清淨而照燭無窮鏡
光照多象而無能照之勞六根現萬法而無能現之
跡衆生諸佛本是同源亘古亘今本來一轍旣知空
寂又何妨於空寂中縱橫放曠大圓鏡內自在翱翔
故肇公曰動卽寂寂卽動愈動愈寂愈寂愈動方爲
大解脫大自在大安穩愚人不知妄見有法自生畏
避正夜光之暗投掩耳盜鈴者也東坡曰江上清風
山間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之無盡藏其庶幾乎達此者一無
所爲任運騰騰而功德自足昧之者百般造作孜孜
急急而辛苦矻矻反覆之間天地懸隔有智何不思
焉夫萬法既空空何有量故稱無量功德念慮無從
思議難及故稱不可思議功德萬有歸空空不可壞
故稱真實功德法爾天成不假造作故稱本具功德
覓之無跡舍之愈彰故稱絕妙功德不見有生不見
有滅故稱無漏功德帝網重重卷舒自在故稱無盡
功德上至諸佛下及三塗橫徧十方豎通三際靡不

該羅具足故稱圓滿功德聲聞權學不能知外道天
魔不能測故稱無上最上功德也

堂堂何處不毘盧凡屬有心皆可悟

華嚴經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
起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古德曰毘盧本絕多
端相青卽青兮黃卽黃又曰青青翠竹真如境郁郁
黃花古佛心法華舉公曰觀音勢至向諸人面前大
作佛事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由是觀
之則諸佛菩薩遍界現身大作佛事而凡小不知故

普門示現應以佛身得度者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某身某身得度者卽皆現之而爲說法是知本無定形但隨緣現其應度者自然舉意全彰寓目咸是若其不爾則不應言佛身充滿法界也普現一切群生前者含靈蠢動總是群生何獨我非群生也隨緣赴感靡不周者大地衆生悉從緣起更無一法離緣別有也而恒處此菩提座者法華經云諸法空爲座蓋指遍界現身而了無朕跡全體卽空也永明日高低嶽竇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果

係具眼則普皆金色靡非佛身何所揀擇乎凡屬有知直下頓達則便同古佛豈關相貌之別形服之殊華嚴會上凡聖交叅龍蛇雜遯故稱廣大法界無遮海會各各證解脫門各各具菩薩行何嘗必其具人形剃鬚髮出家苦行方入會乎故丈六金身老比丘相係生滅之質分段之形乃爲劣解權機而應現耳毘盧遮那此爲法報真佛善財叅禮五十三人長者居士男女外道居多而比丘之相僅兩三人耳信知大法不拘相貌形服當今懷彼我之私膠僧俗之見

戴髮者定爲外道圓頂者必是高人則世尊在日已
有淨名廣額善財龍女月上之流曾未聞以鬚髮爲
辭而斥之也自後麗老裴公凌婆靈照等代不乏人
皆爲千古榜樣亦未嘗見斥於馬祖石頭趙州臨濟
也學道者不先採取無上菩提本具大法以入毘盧
海會乃於漚泡幻身數莖毛髮上作活計大似夢中
入夢矣爲比丘者當遠承靈鷲少林近踵德山臨濟
上光先祖下化群迷現法界身大作佛事安得於空
華鏡中膠柱鼓瑟耶

勇猛

古云純剛打就生鐵鑄成乃可入道唯廣額龍女之
流乃可當此何則直下了知一信不退了無餘疑便
自言曰我是千佛中之一數竝不曾慮道我日殺千
羊莫非業重否未曾持戒根器不淨不堪承受大法
否未及苦行久修以積功德否一切不顧直信是佛
龍女曰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舍利弗言甚
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亦未嘗疑我
是女身莫非垢穢非法罷否龍馬畜生非人天道否

年始八歲非耆宿否直下信入便同古佛此二人者
真正勇猛可爲萬古標榜豁人逡巡畏縮之念故曰
學道須是鐵漢着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
是非莫管又曰但知今日是何慮昔年非學道者決
當取法乎此切毋疑畏我今未可且待來生也

僞勇猛

直見自心更無外法此心卽佛無纖介疑滯諦信堅
牢一往不退如廣額龍女此真正勇猛也其不見自
心者亦効勇猛乃矯情立異或漫自許可或一切不

受或直行直撞或晚夜劬勞或高聲唱誦或夜行山
頂都將四大識神安排造作認爲勇猛此魔道也昔
有友曉夜高聲念佛時望翕然值數員老宿印過予
切疑之後不數載竟入魔道由此觀之可不寒心法
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起精進
無有涯黃檗和尚曰道人當如癡如愚方有相應分
顏子簞瓢陋巷怡然樂道不違如愚孔子稱其好學
真勇猛真好學者但在明心不假外貌也若外現許
多威儀而不務明自心者決非真正種類自然流入

天樂鳴空集 卷中
魔道彼魔道福業豈非從僞勇猛而得者耶

魔因

心有所重卽爲魔因何則於空寂平等中有依倚執着故也楞嚴經中五十種魔皆起於自心有愛樂趣向以成故曰心愛圓明心求善巧心愛神通心愛長壽種種生着則許多功行悉成魔事若徹見自心本來空寂本來平等則取舍俱喪情執皆亡魔法魔因從何而有縱日與天魔外道嬉戲何礙於平等空寂所謂如風吹光如刀斷水魔王欲覓如來起處不得

有以也魔佛之分本無其種若見自心則無處不佛而魔卽是佛昧却自心則無物非魔而佛卽爲魔故曰能向異類中行始得又曰但能入佛不能入魔學道者欲除魔事先悟自心自心不悟則入識田中必有依倚趣向之病急當照之如世俗中有所偏重卽名爲累或好名好利或好勇好色如是乃至種種好樂終身各爲所累於事爲上縱收拾得十分周匝到底敗壞必歸於此彼不求悟心而好佛者乃爲佛所累矣老龐曰縱生極樂國原在鐵圍城可不深省焉

見病

巍巍古佛蕩蕩毘盧絕終始而亘古今無方所而遍
空界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但爲不知而隔於見耳昧
之者固弗是道知之者不直下了達乃立種種見識
以求之何異於方木逗圓孔一毫置太虛故三祖曰
不用求真唯須息見秦相曰凡聖一真唯存見隔見
在即凡情亡卽佛又判法華經中龍女成佛云權學
三根自將見隔迷自實法反稱爲他不知躬已本自
如斯全處宅中猶懷滯見云何界外懸指僧祇此見

不離定乖永劫回心見謝方始舊居何如今時滅諸
見業徒煩多劫苦困方與佛同三乘權學之徒自生
見障以成束縛隔絕若肯直下滅此見業則與龍女
剎那成佛無異故曰回心見謝方始舊居亦如窮子
初到父舍卽時認父則一朝富貴弗差毫末何必二
十年中運糞方始承認是亦下劣之想貴賤之見爲
隔也故謂之見刺舍利弗自歎曰同共一法中而不
得斯事又日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學道者不知
此乃起種種別見凡聖淨穢佛法之見人我有無見

是非始終見差別下劣見殊勝喧靜見帶此見本而以求悟道縱千佛出頭亦未解脫在

便是介歇

莫晴虹嘗謂吾於四字終身受用不盡四字者何乃曰便是介歇便是介歇者秀州鄉語所謂只得如斯也於日用中遇逆順境界無迴避處則順受曰只得如斯故蚤得世念灰冷參究宗乘探索淵微留心本分晚年德望日隆皆稱道者羅近谿嘗見人有過衆所擯棄公但曰怪他不得故見舉世皆是聖人與唐

虞無異陽明之道於斯大顯予謂二公皆用四字簡而捷易而明足可爲後世師法一則恕已一則恕人恕已則無入而不自得無處不可從容雖地獄三塗亦若也恕人則無物不可容納無人不是聖賢雖調達六群亦若也故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初學由之則心體廣大度量寬宏動止安詳氣質和順智慧明利習氣自銷不易凡身運運登於佛地何須勤苦分分證入真如故曾子以忠恕證道真徹上徹下之言

欲通文理

義理非語言不顯語言非文字不傳是文字卽語言而語言卽義理得義理者則不見有語言文字之相通語言文字者或未必達義理也今之學佛法者皆爲文理不通捨內典而讀書史豈不愚甚何不以讀書史之功轉讀楞嚴宗鏡耶彼書史文理通日吾之內典文理有不通乎縱未通透亦乃僧家本分八識田中般若種子已藏蓄之將來受用自然可坐而待彼爲此者蓋亦不達佛意不善發心無遠大之志欲

速見小故耳佛祖之意本欲令其達義理而出生死何以文字爲故發心者直欲採取無上菩提見言外之旨而讀之縱遲鈍者經萬遍後管教釋迦達磨無量聖賢如指掌握若文理通透烏足道哉急急於登高座揮塵尾作野干鳴者一任將九經十七史從頭去讀也

天樂鳴空集卷中終

秋岳居士曹溶助刻天樂鳴空集中卷奉薦
顯考誥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約齋府君
早生安養者

天樂鳴空集卷下

山陰天鼓居士鮑宗肇述

靈峰滿益沙門智旭定

會稽石梁居士陶奭齡

閱

秀水止菴居士王起隆

悟後讀書

有僧某齒尚少氣吞諸方徧歷叢席後入廣閩依憨
山會下數載有龍居士從彼來訊僧作何狀曰渠已
悟徹憨師印可可出世爲人矣爲外學未通古今未

博難以接賢士大夫故特避靜處潛心博學數載之後當出也予笑曰若作此解敢保未徹在正好買草鞋行脚去居士愕然曰何謂也予曰請以小譬之欲殺人者只消精熟一件器械便可無敵於天下豈得般般學過且如六祖高峰未嘗識文字而爲人天師範曾未聞其悟道之後復讀儒書也當時帝皇臣宰未嘗以學未博而短之也大慧稱真淨之禪如一柄利刀於咽喉二刺卽殺五祖之禪手上着卽手上殺足上着卽足上殺具如上手段方爲大善知識初不

聞其悟後而讀儒書博今古也黃檗接裴公兇車降無盡東林出蘇子鳥窠伏樂天真率之於荆公法雲之於山谷大慧門下士夫宰官盈百此諸大老其文學不知勝出於諸公否諸公之信從悅服不審服其文字之博學識之廣抑端爲大法也君歸持此語謝之請細裁焉龍公乃唯唯而去

儒釋文理各別執

儒釋文理其間旨趣或深淺不同而謂文理各別是大不然華梵方言難以辨認前代尊宿重重翻譯悉

天樂變空集 卷下
已瞭然佛者覺也佛不同而覺可知矣阿彌陀云無
量壽無量光毘盧遮那此云種種光明遍照彌勒云
慈氏文殊云妙德般若云智慧例皆如是何有不同
若以迹拘卽中國一統南北音聲亦別所謂莊岳數
年悉曉達矣是故文字卽音聲也所指者卽義理義
理旣得則音聲文字縱無量差別豈能惑哉是故不
務得義理而執兩家文理各別必讀儒教者真魔道
也

金剛般若

夫此經者凡聖共有全體具足不屬五千餘言文字
章句也體性堅凝湛然常住不可破壞能壞一切故
謂之曰金剛唯寂唯默性自神解寂而常照法界朗
然故謂之般若昧之者曠劫昏迷生死輪迴無有休
息故謂之此岸悟之者豁如夢覺萬法銷殞本無生
死本自涅槃故謂之彼岸生不爲有滅不爲亡凡聖
之本亘古如常故謂之經若達此經則十方三世佛
及衆生想非想情非情乃至一切所有悉皆空寂故
曰十二類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一切滅

盡彼我皆無故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本來
無有非今始無本來寂滅非今始滅故曰實無衆生
得滅度者若能達此則攀緣頓息妄念何從故曰善
護念念念相承心心相印故曰善付囑經行坐臥全
體住中故曰應如是住心體平等不須捺伏故曰如
是降伏其心根塵銷落纖介無踪故曰應無所住行
於布施平等真空本自無相衆生情計妄見有相故
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此諸相原是自心則諸相
頓空心光頓顯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自心

真如不動不變無去無來故名如來卽相非相相卽
如來若無宿種聞必不信故曰如來滅後後五百歲
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實信不於一二三四
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而種諸善
根十法界中悉由心造一切萬法悉從心變心無形
相而熾然建立絕言絕慮而言說縱然舒之則萬別
千差卷之則一真無性故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
而有差別佛及衆生以心爲體無上菩提皆從心出
離心何有心卽此經故曰一切諸佛及法皆從此經

出四聖六凡體本空寂無性隨緣實無所得若有所
得不隨緣起是故隨緣起處悉無體性悉無所得故
曰須陀洹以至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色
相本無根塵非有衆生日用全體皆空不達真空妄
見色相心卽有住若達真空則常住真心朗然獨耀
法爾無住非有色香味觸而勿令住着根塵銷落則
心體湛然故曰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
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卽心是佛卽心是法一體
三寶常現在前故曰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有佛

若尊重弟子因指見月顧名思義持而勿失故曰以
是名字汝當奉持五陰本空四大非有卽爲歌利王
割截身體節節支解若不達空毫釐計有卽起嗔恨
若達真空本無人我卽爲忍辱仙人此心體非實非
虛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萬事萬形故曰如
來所得法無實無虛而凡夫無始昏迷計執不能開
悟故曰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一念心開如千日並照
根本常光如日光明顯現萬象種種照了故曰如人
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直談心體了無迂曲不歷

階梯不俟修證故曰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樂小法妄執人我高推聖位自鄙下凡雖讀此經不能信受故曰若樂小法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迷失此心妄執人我無始以來不能解脫是爲先世罪業應墮惡道受持讀誦此經之時則人我俱亡一體平等故曰先世罪業則爲消滅三際無踪十方無跡見有去來執有三際卽是虛妄馬鳴曰十方諦求了不可得豈有去來三際之相故曰過去現在未來心俱不可得過去已去了不可得

未來不來了不可得現在不住亦不可得則無住真心湛然常住二祖覓不安之心了不可得達磨卽與授記故實無所得燃燈卽與授記亦爲是也真佛無形真法無說無說之說說遍大千無形之形形充法界迷此無形而見有佛昧此無說而見有法是爲虛妄顛倒情執故曰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卽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自心法界如大圓鏡一切差別鏡中影像迷之者執影是實遺失圓鏡殊不知影像原空坦然平等故曰是法平

天樂鳴空集 卷下
等無有高下不見無相妙心本具如來乃欲以色見
聲求顛倒已甚故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卽相無相無相卽相卽相無相
不應以相觀佛無相卽相不應離相觀佛非有非無
非常非斷故曰發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心體
廣大過太虛莫測邊際若見此心無量福德稱性
滿足非有爲造作之福可比故一日三時分以恒河
沙等身命布施乃至窮劫如是不及有人聞此經典
信心不逆其福勝彼旣云無我孰爲受持讀誦之人

旣無人相復向誰人演說人我俱亡何處覓福以勝
於彼無我之我遍滿十方而無不是我達此真我卽
名受持讀誦幻化之人本無形相而卽我之人未達
此旨不妨爲其演說雖現人我猶如鏡中影像鏡光
未嘗變動故曰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嗟乎
是經旣名金剛則一切無不堅固矣何必復觀有爲
之法如夢幻泡影等耶南嶽大師曰因果無明互迭
相生無始流轉號曰衆生後遇善友爲說諸法但一
心作唯虛無實此解成時爾時意識轉名無塵智以

知無實塵故爾時妄想及妄境滅也無塵智熟意識不復生迷一切所有悉皆破壞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卽爲金剛無礙智也由是觀之如來金剛般若之經豈與南嶽大師金剛無礙之智有二哉故欲達如來金剛般若必從日用諦觀一切萬法有卽非有如夢不實如幻不真如泡本虛如影無體如露不久如電剎那悉皆妄誑悉無實體皆從自心循業發現者也能作是觀則卽此一切有爲之法無體無性皆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也玄沙曰觸體卽金剛體長

沙曰欲識金剛體但看觸體前雪峰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是故無論有爲無爲一切萬法本是金剛堅固之體縱南嶽大師金剛無礙之智亦從信解諸法但一心作唯虛無實方成金剛無礙智也是知前佛後佛皆同一轍若不爾者欲解五千餘言文字章句前文又如何後段又如何則走入經文渾身纏遶將金剛般若爲陳爛葛藤粘滯不暇而何暇出生死率最經曰如人食金剛少許皮肉骨血悉皆爛壞金剛穿出方已何以故金剛不與血肉共處故若人

有智聞法界妙心一念信入無明煩惱悉皆壞盡此金剛種子透出方已何以故此法不與無明共處故吾人聞此常住真心本具金剛種子諸相本無悉是心造如是種子一經於耳一念信入設未修習有此種子畱入識田將來透出無明煩惱必致壞盡直至金剛般若迥然露現然後已也雖然此特約根鈍者耳若利根宿種則應念透出直下瞥然將十方三世佛及衆生一吸而盡果見十二類生悉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矣春門徐居士每述王季常高明水二公

所論此經大意詢予願予未暇過叅亦未知諸家疏論若何輒以已意信筆若此無分章列句起前接後之法願老居士以大心眼視之則爾我與佛此經與我言混同一體了無差別念念金剛塵塵般若方爲受持讀誦此經切勿爲五千餘言文字所轉也

希望彌勒下生時解脫執

一種人聞彌勒下生時三會說法初會度裝佛者二會度達法并造經者三會度飯僧者以此爲實則許多時劫落得且放縱待彌勒出來自然得度反笑研

窮勤苦之士是蓋不知方便而執權爲實也時劫本空真佛常現何必待下生古云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不知此等作何解會起信論云欲得早成者卽與早成欲遲成者卽與遲成無性體中悉從緣起本無遲速而隨意成就且十方諸佛現在說法不可窮盡佛佛可從度脫豈卽定爲彌勒所度哉亦豈諸佛分界吾輩乃在彌勒界內哉況彌勒現在兜率說法何不直往相見而待其下生作是見者不智之甚本欲放縱六情而欺已欺人實可哀也

分身佛多執

法身無形應緣普現如月落萬川分而不分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法爾如是也衆生迷昧執四大爲身是以隱而不現簷而不妙若空我執以悲願熏之則過界現身隨緣赴感不期然而然矣在衆生分中雖簷而隱然未嘗不具若肯返照莫執前塵則應時顯現卽簷而妙矣永明曰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故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則根根塵塵悉是法身普

現未嘗有毫髮隱覆法華經中分身諸佛亦非分析
法身爲多亦非前後差別也交集同時而多實古佛
開塔相見者此表亘古已來寂滅法身卽爲多實古
佛釋迦乃現在五陰之軀分身者卽萬法森然根塵
馳逐也世尊設象以令衆生自悟一念回光則分身
交集古佛出現不離現在五陰之軀欲令後人會法
歸心見月亡指以受實益耳今有以文害意者乃曰
衆生未成佛時則受一報身必有一佛有一靈性直
待最後成佛時則從前無量分身齊成佛矣故法華

會上釋迦分身多多無盡也若是則我成佛在釋迦
后其分身更多萬倍最初成佛者分身必少流浪三
塗者他時成佛之分身更莫可算矣想要分身佛多
者落得遲遲有是理否蓋法身無性隨緣受熏諸佛
菩薩悲願純熟則分身應現地獄三塗惡業純熟亦
能分身受報雖善惡兩途熏極而現總不離無性一
法身耳在人道中有別業純熟者亦能分身或有身
臥在牀而已受他報者或有未命終而現別報者總
是法身受差別之熏以致如是斷非法身分有二也

故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非月之有分也

一念變化

秀州北門有李畫師見水蛭於烈日中反覆曝之其腹裂開見蜻蜓游颺而去其人戲將一蛭反覆擾之頃之腹開卽出蜈蚣一條蓋其一念嗔毒卽化是類矣足徵藏識無體從緣現相業無定性刹那變易夫水蛭之與蜻蜓異也水蛭重濁遲鈍忽已游颺太虛輕清自在則其業力純熟不期而然也蜈蚣之化一

期之形視蜻蜓毫釐千里矣六道升沉亦猶是耳善業純熟忽然飛升惡業純熟忽爾墜下世謂善惡無應驗乃前業未謝今業未熟耳前業將謝今業已純則忽然變作莫爲而爲莫致而致矣觀一念嗔心卽化毒物乃知臨終報謝之頃尤所當謹或聞佛名或聞經名或遇知識開導卽得善趣正爲是也

習氣

平等光明生佛無異爲習氣差殊致粗妙不等而不能透脫耳休論凡夫縱證聖果者亦未斷盡如舍利

弗有嗔習難陀有貪習畢陵有慢習多生習染豈同
見戲然則當如何哉古人謂念念頻以佛知見治之
何謂佛知見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體光明湛
然常露更以大悲大願薰之此則佛菩薩之習也佛
菩薩習氣漸熟則無始惡習氣自然銷落矣

効驗

學道者効驗不在禪定神通天眼宿命等但在除惡
習廣心量令本地風光巍巍蕩蕩上契十方諸佛下
合六道群生泐然混合一體銷鎔唯同道者默默相

符三乘權漸了不能測此真効驗耳舍此別有均非
真正是故心地透脫赫奕光明則各項習氣自然脫
落吾輩尋常自然體察如僧有僧習俗有俗習王侯
有尊貴習宰官有傲慢習秀才有頭巾習小人有卑
諂習市井有欺詐習乃至禪有禪習講有講習千差
萬別習得精熟日用之中不覺不知默默發現常在
目前成一窠日不能透出總有聰明伶俐廣學多能
者亦復不知不能自照可哀也哉惟速求心地光明
則自然銷落其神通天眼等一切殊勝不求自至矣

金剛種子

華嚴經云譬如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其身
出何以故金剛不與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所種少
善根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爲諸行煩惱身過到於
無爲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善根不與有爲諸行煩
惱而共住故又曰少作功力得無師自然智夫學道
者一聞是說卽忻然自謂少種善根獲大果報卽謂
聞名讀誦等少作功力便爲金剛種子矣是大不然
審爾則無數在法中何嘗見有穿過諸行煩惱得無

師自然智者是皆錯解佛意也夫衆生本具無量劫
來不生不滅不動不變者名爲金剛種智蓋爲不知
無師發覆妄想攀緣顛倒馳逐歷劫已來未曾暫省
爲一切有爲諸行煩惱覆畏然金剛種智雖曰迷昧
未曾變動亘古常然諸行煩惱雖曰淪流本自空寂
若藉佛光一念頓省則金剛種智迥然透露諸行煩
惱應時銷滅此一念間是爲金剛種子是爲於如來
所種少善根是爲少作功力得無師自然智蓋爲本
自天然非闢造作故名自然智不可授受唯自己知

故名無師智此一念間無量劫來所有無明煩惱根
塵業識黑白果報等一切無量無邊悉皆斷盡更無
餘遺此真金剛種子其無明等若不悉底斷盡則金
剛種子亦不透露故金剛種子透露之頃卽無明等
斷盡時也亦如夜夢千般覺卽隨滅佛者覺也旣覺
之後雖不保護復生迷昧然其所起無明煩惱等相
如輕烟薄霧南嶽大師所謂轉復輕妙不同前也何
以故其無始無明煩惱已曾徹底斷盡故雖暫起而
無力也金剛種智已曾顯現故雖暫昧而易覺也又

此種智性明利故堅剛故能破除無明故是故無明
煩惱不得不消也又此無明本來無故無根本故是
故不得不消也故曰食少金剛終竟不消直至穿出
不與一切共止住也世人多疑曠劫以來無明煩惱
豈容頓斷金剛種智豈可頓明復生退縮者不知無
明本無故種智本具故本無故易斷本具故易明如
千年暗室一燈卽破此暗不云我住已久不肯頓去
也無明亦爾此燈不云我今初來未能頓明也種智
亦然學道者務令本具光明豁露則曠劫無明頓斷

若依稀彷彿不會親見外法不破而欲藉聞名誦讀
識心領略者此卽無明具在原是有爲諸行而妄謂
金剛種子者迷中倍人也

歸無所得

楞嚴經未從三賢十聖等妙二覺入於如來妙莊嚴
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予謂直至成佛因圓果滿將
謂大有所得而乃歸無所得乎則知從前所證地位
進一位時但空一分而非得一分也分分空時分分
圓滿可見衆生本自圓滿但爲有所得心反成虧欠

不知者欲向無所得中安排造作望成一尊佛故致
差別以落魔道然此無性海中無得法內舉意隨緣
隨其所作各成一類故曰各各自謂成無上道不知
纔有所得便是生死故曰實無所得然燈佛卽與受
記也若要得時反不得若要成時反不成今學道者
未得相應正爲自家心意識中必要得一個菩提成
一尊新佛或希望功德福報神通定慧等有此影子
蘊積胸中故永不相應也

生死

自心緣起幻化無窮知之者以爲神通寶藏昧之者以爲生死輪迴傳大士曰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御白牛車譬如真金隨緣造成釵釧愚者迷失金體謂是釵釧生矣忽銷鎔爲簪珥又謂釵釧已死簪珥生矣隨虛妄相轉見有生死而不知金體毫無變動故曰是諸法空相不生滅不垢淨不增減也諸有智者可曉卽生死法上全是無生之法常住真體故六祖曰常卽無常無常卽常更無二法也古佛偈曰如人掘路土私自造爲像愚人謂像生

智者知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前佛後佛同指衆生分中生死法內全是無生之法何不悟而甘受生死更欲舍生死別求無生轉益迷倒矣

大舜浚井法

火宅中觸目逢緣無非障道法具大知見有大力量方能翻越所謂猛火生蓮若稍遲疑卽爲所焚矣吾嘗以大舜浚井爲比譬叟必欲殺舜于井勢所難逃方浚井時傍鑿一竅一旦掩之不知已從別道出矣

吾輩于五欲樊籠愛憎羈鎖中勢難逃避亦當傍鑿一竅一旦掩之庶不爲陷耳宜政間有老人平時未見修行忽一日宴會親友於座間從容告別諸子駭愕哭拜求遺訓但曰爾輩可五鼓起來幹辦自己事諸子曰吾等家業頗豐且五鼓起來幹辦何事曰一切皆非自己事在死時將得去者方爲自己事如我今日是也我從五六年來每五鼓起辦之人所未知故覺範老人曰此事如絮裘百衲置之閑處天寒歲晚有時而用也火宅中人旣來南閭浮提出世一番

休教折本去頻自省察一日中種幾何福虧幾何本願世人頻須種福辦自己事致死時可將去如大舜浚井着着有出身之路不則一旦受掩不知將何望也

返照回光

山河大地本常寂光無始來執爲外境習之熟矣佛菩薩設以方便教令回光返照非有光之可回照之可返但了知一切萬法悉我常光則外相頓空而常光頓顯故曰返照回光耳世人不知例皆要默坐定

心返照四大身中有常光或望肉團心上豁然透出
光明是以癡寂返照竟成魔事者衆矣

透脫

無始不能透脫蓋爲法身隱於萬像之中然非實有
法身在萬像外爲其所隱亦非實有萬像在法身外
而爲能隱蓋萬像卽法身法身卽萬像衆生迷昧妄
見萬像故法身隱而假名萬像當萬像正顯現時卽
是法身熾然顯現時也法界觀曰事旣覺理則事虛
理實全事中之理挺然露現亦如求真金於瓶盤鉢

釧之中左提右挈終不可得而不知渾身是金也求
法身於萬象者亦爾若見萬象渾是法身則應念透
出萬象卽隱法身卽顯方知萬象本無法身本有萬
象本隱法身本顯生死結業悉成夢事此所謂透脫
矣故長慶忽然大悟作偈曰萬象之中獨現身唯人
自前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融通

纔有絲毫便成隔礙乃爲心境所縛聲色所膠如衣
敝絮行荆棘林褁牛皮於烈日下展轉不能自在終

日能所終日對待縱有細密功夫而不能融化奈何
永明大師曰物我遇智火之燄融唯心之爐妙哉斯
旨以盡法界虛空界爲一唯心之大爐上至諸佛下
及群生并一切差別窒礙之物悉于中烹鍊徹底銷
融挽爲一味了無乖異則取舍喪情識亡變化縱橫
無不自在通達故曰融則通矣不然雖有施爲祇增
結業欲求融通得乎

說法

經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報化既非真佛則真

佛乃在法身故曰真佛無形真法無聲無形之形形
充法界無聲之聲聲遍刹塵既遍界是法身佛則遍
界是真法矣華嚴經曰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說
忠國師曰牆壁瓦礫皆能放光說法洞山聞無情說
法之語遂大悟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便得知故遍界遍空總
是遮那妙體根塵幻化盡宜般若玄音有智者直下
信入卽見真佛聞真法不知者乃將眼見耳聞卽落
法塵墮在陰界縱有所得非真法矣世尊謂阿難曰

天樂鳴空集 卷下
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亦曰汝等諸人纔見
我動兩片皮便來拱聽終日鴉鳴鵲噪却不理會有
勤政黃牛出世說法者答曰煩惱萬象爲我說法達此
則法身真佛不生不滅而亘古常存般若玄音非寂
非喧而熾然常說若必藉耳聽舌談是生滅之本虛
妄之法也

執默然無說

人果得道則終日說而無所說無所說而熾然說故
曰說時默默時說大施門開無壅塞法爾如是也今

有執默然無說爲維摩入不二法門者病彼言說是
大不然竟不達維摩不說法音雷吼至今大地普聞
而乃謗爲默耶經曰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
言說雲巖曰雖非有爲不是無語藥山曰第一不得
絕却言語所有言語顯箇無語的彼病言說者不見
真法執作聲色縱橫故欲避喧趨寂耳

煩惱卽菩提

古德云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何
以故爲煩惱卽是菩提故猶迷者謂東爲西不知所

迷之西卽東也則知迷處之西全無但有執見不須除也其東本有但爲不知不須覓也衆生無始無明煩惱一切根塵識界全本如來藏妙真如性蓋爲不知執作外法以致生死輪轉若頓了悟則一切本無原是如來藏也若未悟者但見一切不見如來藏若了悟者但見如來藏不見一切猶如迷者但見有西而不見有東悟者不但見本無西併東亦無定也一切衆生乃欲捨煩惱而覓菩提亦如迷者欲捨西而另覓東有是理乎世尊談空蕩有一切言教但破其

情不破其理但除其執不除其法故破無所破除無所除本無實法也破迷人謂東爲西之執而本無西可破無東可與也有聞一切皆空等法將謂實有外法可空遂硬撥置或閉眉合眼或不起一念等不知本無外法而欲除本無菩提而欲覓亦如迷者本無有西而欲舍之本無有東而欲覓之是謂迷中倍人如來說爲可憐憫者故纔見有法卽無明矣謂東爲西矣更欲除之是以無明而除無明也則無明愈多煩惱益厚而反謂之修行可乎一切萬法本是自已

如來藏現量性境彰現不知故名無明已是一重障
法而又增欲除去之想真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矣玄沙大師曰猶如畫師自畫作虎狼刀劍地獄等
相却自生怕怖此不是別人與汝爲過一切衆生悉
從八識變起山河大地自己變幻而復自生憂喜若
識得無纖塵露現其識得處卽爲金剛眼睛以其堅
利破盡一切萬法故也又豈非不取無非幻非幻尚
不生幻法云何立是名妙蓮華金剛王寶覺乎學道
者當先具此金剛眼睛洞徹法界乃知迷處全空菩

提本有若不務此而自立外法乃千方百計破除逃
避希望菩提總是生盲之徒謂益爲日也

辯真僞

天台云無明卽是佛性止也煩惱卽是菩提觀也於
日用根塵中直下體認不須向外尋覓是爲圓頓止
觀若果薦得後則無明轉爲明煩惱轉爲菩提矣今
有一種以詞害意者乃以無明煩惱爲菩提愈令放
縱嗟乎夫佛性菩提旣顯之後豈得復起無明煩惱
哉是爲放縱六情誤解佛意也

諸經各稱第一

或謂諸部經中各自稱讚爲第一華嚴固爲稱性之談無加矣法華曰諸經中王此謂第一般若曰一切諸佛及法皆從此經出如是各各稱尊說妙果何部可當第一耶予曰此部尊經亘古稱尊三界第一無往不妙無處不真全體現前爾自不知故勞諸佛讚揚聖賢重說猶尚不省乃向紙墨文字尋討不亦癡乎昔有僧閱維摩經雲居曰汝念的什麼經答曰維摩經雲居曰我問你那念的是什麼經其僧從此悟

入故見得自己真經者一大藏俱爲註解若不知則反是乃以真經爲註解而解於文字也豈不顛倒乎

藏公喻法

密藏開公當代奇衲興楞嚴開藏板時予猶及見嘗語人曰道人做事當似蜘蛛打了一片大綱身却在外進退自由若像了蠶便連身做在裏邊故此老不拘縛此身忽然遁去無跡與亮座主何異是透網不爲纏縛也此喻不但世事卽參禪學道亦爾一切無智窮年鑽在禪道佛法裏邊自纏自裹永不能透東

坡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念佛法門

夫佛者覺也自心也念者想也觀也念佛卽是觀心
觀心卽是念佛非二法也解脫長者曰我得觀佛三
昧卽念佛三昧也夫心何以觀佛何以念如上所言
各各本具大圓鏡智生佛同體迷而不知故須想念
觀察體究明達其光一顯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悉
皆念盡了無餘遺何以故同體故平等故無分別故
一卽一切故一切卽一故以各各言之亦皆念盡一

切卽一故以同體言之亦皆念盡一卽一切故如是
念如是觀卽成三昧不離日用動靜行住坐臥見色
聞聲聲歛彈指悉皆念佛三昧也故曰佛真法身猶
若虛空旣如虛空則無所不遍無所不在無有揀擇
彼此欲覓空者無處不是乃至渾身都是若不信者
欲舍此空另覓彼空豈爲智者

轉物

楞嚴經曰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爲物失於本心
爲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

大慧禪師有頌曰若能轉物則同如來咄哉瞿曇誰
誑癡呆蓋盡大地都是自心原無有物何所轉乎恐
依文解義之流將謂實有物而強欲轉之故大慧重
頌發明也無物可轉是真轉物不知此者縱見佛爲
佛轉聞法爲法轉講道理爲道理轉做功夫爲功夫
轉乃至一切殊勝玄妙境界得力階級次第悉爲所
轉埋沒其中永不能出何得淨裸裸赤灑灑故趙州
曰別人爲菩提使老僧使得菩提南泉曰別人爲十
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大慧曰能號令佛祖佛祖

號令他不得大光王入慈心三昧一切山河林樹鳥
獸人民悉皆向王頂禮設有毫髮未盡便成對壘故
曰一翳在目空華亂墜

宗教

古德曰宗是佛心教是佛語諸佛心口必不相違是
故一大藏教更無別法唯談一心一心之宗諸佛洞
然悉備於教則離教之外無別宗離宗之外無他教
若曰教乃天台賢首所傳宗係少室曹溪所授宗在
教外教在宗外故曰教外教別傳豈得混濫審爾則天

台賢首親證古聖乃不明宗耶少室曹溪應聖之師
乃不明教耶夫曰教外別傳者指教中所詮非文字
語言之謂也若以文字語言爲教非但不明宗亦不
知教矣得文字所詮見言外之旨則宗教兩得譬之
富人家業寶藏恐後遺失特置冊籍詳載自後子孫
閱冊而家寶瞭然若認冊爲家寶此依文解義三世
佛冤也若以魚目爲夜光水晶爲碧玉而不按冊籍
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也世人爲名相所膠以教爲
天台賢首以宗爲少室曹溪不知向來看何教教中

談何法亦不知達磨傳何物豈南天竺另有一件奇
物中國所無者特航海來密付二祖乎

無明

教中有根本無明微細無明不知者謂根本無明歷
劫生死猶如盤根錯節極難除破故開直指圓頓弗
信云豈無始無明而遽可破耶是不詳佛旨明示曰
不了第一義諦故號曰無明不達一法界相故心不
相應忽然念起名爲無明則知無明者不了自心不
明見自心之謂也則無明頓破有何難哉夫不達根

本卽爲根本無明以無明爲本卽輪迴六道舍此無明則無六道可得故曰根本無明若一達根本卽根本無明頓破非實有無明如盤根錯節也如人迷惑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迷東爲西者卽無明也迷豈有實哉又如千年暗室一燈卽破此暗豈謂我已住千年而不肯去哉衆生不知自心卽號無明一念知之卽明矣豈實有無明掙住謂我住歷劫而不肯去者故不詳佛意不照自心而謂根本無明極難破者此正自帶枷鎖無明益厚矣又辨根本無明雖破而微

細無明難斷者謂根本如樹根微細如樹枝枝繁則視根本更難不知微細流注念念走作不能保護此謂微細無明耳蓋爲根本雖達而習氣難忘故古人謂見道之後方可守道也所以古人既悟之後更無他囑但令其保護長養休教不覺不知微細流注非根本之外另有枝葉也

證

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此係如來真語實語夫證者卽現有而實證非虛妄之法也如病傷寒則

謂之證舌作何色眼作何態種種外現非若他病之有隱覆也是故清淨法身衆生現證佛眼大師曰眼見色豈非證耳聞聲豈非證一一絕能所無處不現證若知之者千了百當若不知者乃欲舍此而別求實證夾山大師所謂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水覓浮漚也今之老宿耆舊俱不肯直下承當謂此道須實脩實證夫清淨法身本絕思議豈容脩證若加亮髮已是白淨地上屙屎矣若頓了知則本來已證此卽無脩之脩無證之證乃所謂真脩

實證耳噫難矣哉只爲分明極纒令所得遲至哉言乎

情與無情共一體

杞妻哭夫而城崩孟宗哭竹而冬笋李廣射石而沒羽王祥臥冰而魚躍可驗法界唯心原是一體更無情與非情之異第衆生執久自成隔礙非法界有差別也蓋大地本是當人八識大圓鏡智城非外有杞妻正哭之際意識專注但見其夫而不見有城則八識隨緣而應現矣若執城爲實有豈有崩哉李廣見

虎意識中唯有虎則八識之體全爲虎矣後見爲石則意識轉變藏識從緣而爲石矣豈復能入哉衆生分中原是一體但意識自執爲二而擾之是以不驗若杞妻之純一無雜李廣之精決勇猛何患無驗哉生西方者亦猶是耳以意識觀想彌陀及勝境久而不散卽藏識化爲淨土矣故楞嚴經中地水火風非因非緣皆是如來藏中循業發現也或疑此城係衆人共有何杞妻一人而能變衆人之境耶曰是不知共中不共共中共耳夫大圓鏡智如千燈同室光不

可分卽共中共也各各不妨是燈卽共中不共也夫衆人同業感報同見此城卽共中共也杞妻別業感報卽不共中共矣如神仙指石爲金本亦是一人所變別業感報而令衆生同得受用諸佛及大菩薩以妙觀察智繫大圓鏡智故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而令衆生同得受用小乘菩薩與外道神仙亦能變化但不知自心識變小乘則謂以神通定力能變外道神仙則謂實有外物我神通能轉變之以此分大小內外而體則無別也知得唯心識變物我一

天樂夢空集 卷下
體則轉識成智而爲大乘菩薩久而勿失何不可以
轉變天地自在縱橫也哉

因果

普賢觀經云大乘因者卽是實相大乘果者亦是實
相又曰初觀實相名因觀竟名果夫因果不外實相
實相不外自心自心不離當念而迷執者乃以過去
名因現在爲果又以現在爲因未來爲果是皆虛妄
因果隔生而不能三世融徹一念具足不了實相之
體爲玄因妙果也何則夫過去爲因因已謝滅感現

在之果則現在是實過去是虛以現在爲因未來爲
果則未來未至以現在爲實則現在是實未來是虛
是故現在一念卽是三世因果同時具足也一念之
內旣酬往因復招後果以過去言之則此現在爲果
矣以未來言之則此現在爲因矣故曰卽因卽果因
果交徹則無始無量劫因果未來無量劫因果總屬
現在一念此一念卽是無量劫無量劫卽是一念故
文殊師利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
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曰智入三世而

無來往既三世同時因果同體一念總具一念諦觀
現在一念了不可得既現在一念不可得則三世亦
不可得三世不可得則因果亦不可得因果不可得
則知無因果之因果無因果之因果是卽實相因果
也是知因果乃實相之異名而實相乃因果之原本
龍女曰深達罪福相遍照於十方永嘉曰了卽業障
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智者當念達得實相因果
之體以非因非果而因而果便能超越凌跨馳驟縱
橫迥然獨脫而不爲因果之所籠罩如其不然總被

閻老子繩索穿却鼻孔在

國土

十法界中依正果報所居國土悉由自心隨業所感
華嚴經中十信位中諸大菩薩所從來國名金色世
界等夫世界何以稱金色蓋凡夫創始入道乍得心
開猶未離于色塵曠劫以來執有外色虛妄受用今
雖乍破未能頓盡雖未終盡然已信得總是自心實
無外色以自己根境所變幻者爲國土而自己居之
則盡空法界一體平等而爲金色世界矣何爲金色

乃表自心無染白淨之色非世俗所有窒礙之色也
餘名雖別類此可知十位位中諸大菩薩所從來國
名寶華世界等夫世界何以名華既見自心則全體
住中根境互融事理開發無量妙義悉如華開放則
香氣馥郁故又名妙香等餘名類此可知而色法永
盡矣十行位中諸大菩薩所從來國名幢慧世界等
夫世界何以稱慧蓋自心既顯理事開敷欲興大願
發大悲則惟憑智慧幢者高勝義不傾動義以此大
義運載悲願生死海中不致沉沒了無傾動故名幢

慧也餘名類此可知十迴向中諸大菩薩所從來國
名妙寶世界等夫世界何以稱妙寶萬行紛然而了
無所得纖塵絕迹而徧界彌綸出死入生而如幻化
廣行悲願而非有非無如摩尼珠不思不爲能隨衆
意而兩寶無盡如大圓鏡無造無作天然任運而寫
像無窮故稱妙寶餘名類此可知毘盧遮那以華藏
莊嚴世界海重重無盡交徹融攝爲國土此皆可以
意得卽今我等同業衆生各娑婆世界以地水火風
等爲國土堅濕煖動等爲有喜怒哀樂等情所載也

諸天外道神仙等各以苦樂相間粗妙不等爲國土
魚龍等以水爲國土蟲蟻等以巖穴樹隙爲國土地
獄三途以刀山劒樹等爲國土如是乃至無量無邊
差別不可說不可說苦樂不同僦妙不等一人一國
土各自受用各不柢知悉從自心所感則吾輩將才
所生國土可知矣請問大衆二六時中心所向意所
緣趣所從志所往新新無間運運不停不事覺知而
發現者於十界中屬何道耶心志所在卽成國土現
前所有視不見聽不聞有亦同無而嘿嘿發現者

在娑婆而緣別國或在禪林而緣鄺市或在鄺市而
緣淨土回頭一省了了自知不待問人而將來受用
可以立見余每勸人倘未發明未得穩當或習氣未
淨力量未充則專持楞嚴法華大乘佛法爲國土日
作課程管教心神漸染藏識薰成則現在將來以大
乘法實爲國土決不生在別國且得與諸上善人同
會一處智者以爲何如

助刻芳名

善信 吳周瑾 譚吉瑄 徐善 高以永

高佑鈿 沈蕙纓 王亦含 王贊佺

王履恒 孫去瑕 張拔 朱有禮

盛民譽 周元經

比丘濟 蘇真介 德芳 性論

如珂 了蘊 照先 通戒

大昌

ノ
五十七